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一目録

卷之十一

左右史螭陛侍立
朱邑
上林賦
萬年枝
啐酒
唐宮人引駕出殿上
臚岐
華申

紫荷
山玄玉水蒼玉
玉振
繡衣使所始
五王桃李
帖職
爊
鎰
一金
茶與鬱雷
犀毗
鼓角
夾纈
珧
鹽如方印
銅葉盞
七秩
金釦器
八蠶
馬乳蒲萄

蒲廬
疊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渼校

左右史螭陛侍立

本朝置左右史正沿唐制而近者二史更日入侍榮立殿上東南偏不執筆則皆不與唐令狐德棻撰唐志天子御正殿則郎舍入分左右立有命則俯陛以聽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李肇國史補兩省諫起居郎爲螭頭以其立近石螭首也鄭覃傳曰

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楊嗣復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
前張次宗傳文宗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則今立殿
上東南偏非唐制也既曰郎舍人分立左右操筆則
今更日入侍又不執筆皆非也唐去今雖不遠而殿
螭位置史無詳制顧雜載中時有可以參攷者耳王
仁裕入洛記記含元殿所見甚詳曰玉階三級第一
級可高二丈許每間引出一石螭頭東西鱗次而排
二二皆存猶不傾墜第二三級各高五尺許蓮花石
頂亦存階兩面龍尾道各上六七十步方達第一級
皆花磚微有虧損賈中談錄含元殿前龍道自平
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
兩堨欄悉以青石爲之至今石柱猶有存者仁裕所
見後唐時也賈中所見本朝初也合二說驗之則龍
尾道夾殿階旁上而玉階正在道中階凡三大層每
層又自跗爲小級其下二大層兩旁雖皆設扶欄欄
柱之上但刻爲蓮花形無壓頂橫石其上一大層者
每小級固皆有欄欄柱頂更有橫石通亘壓之而刻
其端爲螭首溢出柱外是其殿陛所謂螭首者也然
唐之大內有二太極西內也含元東內也高宗別營
大明宮於故宮爲東南偏是名南內自高宗後累朝

多居其地故凡唐史所載朝會多大明制也宮據龍首山趾而高自丹鳳門入第一重爲含元殿殿陛從平地直上四十餘尺方與殿平王黃所見階陛皆含元制而唐志記二史所立螭陛則非含元也含元第次甲於諸殿惟元正冬至受朝始出御之他朝會否也含元直北方得宣政宣政者正殿亦名正衙盖朔望受朝之地宣政之左則爲東上閣右爲西上閣而宣政又北始爲紫宸自開元後每遇朔望薦獻宗廟天子謙避正殿輒虛宣政不御而退御紫宸紫宸無使則從宣政喚使自東西二閣而入百官隨之所謂

入閣也唐志言在正殿則俯陛聽命者謂宣政也言使在內閣而夾香案分立第二螭者謂紫宸也是唐志二史所立皆不在含元殿故王黃所記螭陛第可因之以想他殿而不可憑之以證定唐志也宣政紫宸相爲南北合大明一宮俱在龍首東麓凡殿以次退而之北則址亦以次北而加高每殿必爲峻道乃始可升則宣政紫宸每陛每級壓欄悉應有螭故有第二螭首也是二史所立下乎赤墀而高乎前庭故在宣政則俯陛乃可聽命在紫宸則正直次二螭首其地其制皆相應也和墨濡筆皆即坳處坳陛石之

窪曲而可以受墨者也今人用漆拗則可謂立殿拗則誤矣唐志宣政殿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鑪香案而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人主既御黼坐宰相兩省官拜訖乃始升殿則是香案也者正在殿上而對班案前者乃從殿下堆望言之其曰拜已升殿即可見已及其入閣而夾侍香案亦從左右堆望而言非真夾並香案也白樂天和元稹冕裳羽衣歌曰舞時寒食春風天玉欄干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推此言也則香案似在玉欄干之下而實不然也攔出庭上則舞庭者自欄下庭在案南則在庭者就非香案之前豈其欄楯之下別設香案也耶元稹自言我是玉皇香案吏其亦準望而為之言歟宋景文筆記曰予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使吏供洞案設於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燔鑪脩注官夾案立則此時二史已誤立殿上矣然猶在御座前而分左右夾侍也王容季敘事記國朝駕坐則修起居注立於御座後慶曆中歐陽脩以諫官脩注始立上前北面以視上閤門用故事諭之使退脩曰起居注非殿中祗候人不當立於座後閤門疑其有故事不敢彈奏脩既罷其後脩注者乃復退立於座

後歐陽文忠所執其殆唐制乎然猶立殿上者國朝殿陛之制不與唐同也唐殿檐龍首而高故降殿而立直二螭其立者之首猶微出殿墀故俯陛而聽於事爲宜汴京大內正在平地殿級不越尋丈自上達下欄頂壓石通竟止用一螭若降殿而立使直第一螭倉則立處已在殿庭不能俯陛聽事其勢不容不與唐異也徽宗朝李誡營造法式有殿陛螭首圖繪載極詳其言曰螭首施之對柱及殿四角隨階斜出其長七尺然則宋景文記洞案直兩螭間其對柱之螭與今二史更直而皆立東南偏其並殿角隨階之螭與以其皆有石螭壓之因遂認以爲唐螭而實非其地也螭頭所施雖異其處而又因誤生誤故二史更侍皆立東南偏全與唐異也然慶曆間雖不立御座之前而立於其後於今又不同特不知今立東南偏復起於何時也

眾愚

前世載眾愚之制凡五出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爲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之釋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爲矣此其一也顏師古正本鄭說兼屏

闕言之而於闕閣加詳漢書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
罘罳災顏師之曰罘罳謂連屏曲閣也以覆重刻垣
墉之處其形罘罳一曰屏也罘音浮此其二也漢人
釋罘爲復釋罳爲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義曰臣朝
君至罘罳下而復思至王莽斷去漢陵之罘罳曰使
人無復思漢也此其三也崔豹古今註依放鄭義而
不能審知其詳遂析以爲二也闕自闕罘罳自罘罳
其言曰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詳豹之
意以築土者爲闕以合板者爲屏也至其釋闕又曰
其上皆冊罣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異獸以昭示
四方此其四也唐蘇鶚謂爲網戶其演義之言曰罘
罳字象形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疏浮虛之
貌蓋宮殿窓戶之間網也此其五也凡此五者雖咎
舍不齊而其制其義互相發明皆不可廢也罘罳云
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連綴之狀而罘罳
然故曰浮思也以此刻鏤施於廟屏則其屏爲疏屏
施諸宮禁之門則爲其門罘罳而在屏則爲其屏罘
罳覆諸宮寢闕閣之上則爲其闕之罘罳非其別有
一物元無附著而獨名罘罳也至其不用合板鏤刻
而結網代之以蒙冒戶牖使蟲雀不得穿入則別名

絲網凡此數者雖施實衆愚之所以爲衆愚則未始或異也鄭康成所引雲氣蟲獸刻鏤以明古之疏屏者盒本其所見漢制而爲之言而尋於先秦有攷也宋玉之語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山網戶朱綴刻方連此之謂網戶者時雖未以衆愚名之而實衆愚之制也釋者曰織網於戶上以朱色綴之又刻鏤橫木爲文章連於上使之方好此誤也網戶朱綴刻方連者以木爲戶其上刻爲方文互相連綴朱其色也網其狀也若眞謂此戶以網不以木則其下文之謂刻者施之何地而亦何義也以網戶綴刻之語而想像其制則衆愚形狀如在目前矣宋玉之謂網綴漢人以爲衆愚其義一也世有一事絶相類者夕郎入拜之門名爲青瑣取其門扉之上刻爲交瑣以青塗之事見王后傳注故以爲名稱謂既熟後人不綴閺單言青瑣世亦知其爲禁中之門此正遺屏闕不言而獨取衆愚爲稱義例同也然鄭能指漢闕以明古屏而不能明指屏闕之上孰者之爲衆愚故崔豹不能曉解而析以爲二顏師古又不敢堅決兩著而兼存之所以起議者之疑也且豹謂合板爲之則是以刻綴而應衆愚之義矣

若謂築土所成直繪物象其上安得有輕疏罘罳之象乎況文帝時東闕罘罳嘗災矣若果畫諸實土之上火安得而災之也於是乃知顏師古謂爲連屏曲閣以覆垣墉者其說可據也崔豹曰闕亦名觀謂其上可以觀覽則是顏謂闕之有閣者審而可信闕既有閣則戶牖之有罘罳其制又已明矣杜甫曰毀廟天飛雨焚宮夜徹明罘罳朝共落棆桷夜同傾正與漢闕之災罘罳者相應也蘇鶚引子虛賦罘網彌山因證罘當爲網且引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又引溫庭筠補陳武帝書曰罘罳晝捲閶闔夜開遂斷謂古來罘罳皆爲網此誤以唐制一編而臆度古事者也杜寶大業雜記乾陽殿南軒垂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則真寘網於牖而可捲可裂也此唐制之所因倣也非古來屏闕刻鏤之制也唐雖借古罘罳語以名網戶然罘罳二字因其借喻而形狀益以著明也

上林賦

亡是公賦上林蓋該四海言之其敘分界則曰左蒼梧而右西極其舉四方則曰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揭河

至論獵之所及則曰江河爲陷泰山爲櫓此言環四
海皆天子園囿使齊楚所諴俱在包籠中彼於日月
所照霜露所墜凡土毛川珍孰非園囿中物敘而寘
之何一非實後世顧以長安上林覈其有無所謂癡
人前不得說夢者也秦皇作離宮關內三百關外四
百立石東海上朐界中爲秦東門此卽相如上林所
從祖效以該括齊楚者也自班固已不能曉曰亡是
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多過其實且非義理
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由是言之後世何
責焉

萬年枝

謝詩有風動萬年枝之句凡宮詞多承用之然莫知
其爲何種木也或云冬青木長不凋謝卽萬年之謂
亦無明據而世間植物如檟松檜柏皆經冬不凋何
獨冬青之枝得名萬年也按西京雜記祫脩上林苑
辭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木亦自製爲美名以標奇麗
其品有萬年長生樹千年長生樹各十株雖有異名
亦不解何物越石氏藏書中有吳興方勺所著泊宅
編者曰—徽宗興畫學問試諸生以萬年枝上太平
雀爲題在試無能識其何木遂皆黜不取或密以叩

中貴中貴曰萬年枝冬青木也太平雀頻伽鳥也惟此書指冬青爲萬年枝又不知何所本也

啐酒

乾道丙戌內燕既酌百官酒已樂師自殿上折檻間抗聲索樂不言何曲其聲但云㡌酒（㡌音作素回反）朝士多莫能解中燕更相質問亦無知者予後閱李涪刊誤則知唐世已有此語暨淳熙乙未再來預燕則樂師但索曲子不復抗言㡌酒當是教坊亦聞士大夫疑語而刊去不用也予按李涪刊誤之言㡌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㡌合作啐啐馳送酒聲音啐今訛以平聲李正文資暇錄所言亦與涪同予又以字書驗之㡌屈破也啐音蒼憒反啐吃聲也今既呼樂侑飲則於啐噏有理於屈破無理則自唐至今皆訛啐爲㡌者索樂之聲貴於發揚遠聞以平聲則便非有他也況又有可驗者丙戌所見燕樂上自　至尊下至宰執每酌曲皆異奏而惟侑飲百官者不問初終純奏三臺一曲其所謂三臺者衆樂未作樂部首一人舉板連拍三聲然後管色以次振作即三臺曲度也夫其㡌酒之語三臺之奏與李涪所傳皆合知啐訛爲㡌素回翻審也後暨乙未再與內燕則樂皆異名雖

三臺亦不復奏矣名賢詩話閒適門載王仁裕詩曰
淑景即隨風雨去芳尊每命管弦催則嗟酒也以侑酒爲義唐人熟語也又趙翫交趾
事迹下匏笙項下以匏爲笙上安十簧雅合律吕嗟
酒逐歌極有能者翫本朝人其言嗟酒即國初循用
唐語也

唐宮人引駕出殿上

唐會要天祐二年勅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
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乃知杜詩戶外昭
容舞神聖雙瞻御座引朝儀者直出殿引坐而鄭谷

入閣詩亦言道引出宮鈿盒至天祐始罷

臚伐

班固敘傳於郊祀志曰大夫臚伐鄭氏曰季氏旅於
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
義一耳按班固即臚伐旅與儀禮合

革甲

吳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人斬離皮革掩以朱
漆畫以丹青爛以犀象則知戰國時但以革爲甲未
用鐵也吳子

紫荷

通典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佩水蒼玉腰
銀紫荷執笏梁制也

山玄玉水蒼玉

通典周制也天子白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

玉振

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亂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是爲終也按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爲條理

續衣使所始

史記六十二武帝時盜群起遣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之

五王桃李

秋梁公既立中宗薦張柬之袁恕已桓彥範崔元暐敬暉五公咸出門下皆自州縣援居顯名外以爲五公爲一代之盛桃李也徐浩廬陵王傳

帖職

劉禹錫集九荊門縣記云禹錫方以卽位帖職于計

臺寺所見帖職字此爲先然未知帖是否

燕

韓文十三衛造微曰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佗奇藥燕爲黃金可餌以不死

鎰

趙與蘇秦黃金百鎰注二十兩爲一鎰戰國策三

一金

公孫閈使人操十金於市注二十兩爲一金策八

茶與鬱雷

東海中有山名度朔上有大桃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上有二神人一曰茶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故世刋此桃梗畫荼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蘇秦玉偶桃梗語策十

犀毗

趙氏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注云史記匈奴傳漢遣單于有黃金飾具帶一飾漢書要義曰犀即腰中大帶黃金具紐一徐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並帶鉤也則帶鉤亦名師比則犀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策十九

皷角

節將入界每州縣須起節樓本道亦至界首衙伎前引旌幢中行大將打珂金鉦皷角隨後右出李商隱所撰使範在臺儀後

夾纈

元宗時柳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使工鏤板爲雜花象之而爲夾纈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上見而賞之因敕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秘後漸出徧於天下唐語林四

珧

字書珧蜃甲可飾物則江瑤之用瑤誤矣爾雅釋亏曰亏有緣者爲亏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則江珧不當爲瑤明矣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七

鹽如方印

唐會要祥瑞門武德七年長安古城鹽渠水生鹽色紅白而味苦狀如方印按今鹽已成鹵水者暴烈日中數日即成方印潔白可愛初小漸大或十數印纍纍相連則知廣瑞所傳非爲虛也

銅葉盞

東坡後集二從駕景靈宮詩云病貪賜名浮銅葉按演繁露卷之十一

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盞用大湯鼈色正白但其制
樣似銅葉湯鼈耳銅葉色黃褐色也

七秩

樂天集三十卷元日對酒曰衆老憂添歲余衰喜入春
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又同曰一首云夢得君知
否俱過本命年注曰余與蘇州劉郎中同壬子歲今
年六十二

金釦器

續漢書桓帝祠老子用純金釦器楊雄蜀都賦曰雕
鏤釦器百伎千工

八蠶

吳録曰南陽郡一歲蠶八績御覽八百四十四

馬乳蒲萄

唐平高昌得馬乳蒲萄造酒京師始識此酒之味御覽

疊

西陽雜俎劉録事食鱠數疊今俗書楪字誤以其可
疊故名爲疊也然牒字乃疊札爲之則以疊爲楪亦
有理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一

己卯九月以儒學警悟校正　沈叔記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二目錄

卷之十二

侯鵠
琵琶皮絃
肩絮
玉樹
甲庫
僧衣環
疇人
登席必解韈

兩觀
社日停針線取進士衣裳爲吉利
六么
文史
笛曲梅花
金蓮燭
知後典
墓石誌
卷白波
玉衣
幞頭垂脚不垂脚
換鵝是黃庭經
骨朶
爵公
如律令
桃笙
漢爵級所直
白駒非日景
冠帔
俗語以毛爲無

唐婦人有特勅方許乘檐朝謁
唐時三品得服玉帶
古者數不必是殺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二目録

侯鵠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漢校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鄭氏注侯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鞶音準謂之鵠著于侯是謂皮侯賈公彥循鄭氏此說謂還以熊虎等皮爲鵠於其上其說恐未然也射之設鵠以爲的也若以熊虎等皮爲侯又以熊虎等皮爲的

則侯與鵠兩無別異恐古人立的以準射不應如此
昧昧鄭氏亦自覺不安又從爲之說曰鵠小鳥難中
是以中之爲雋其義近之而不敢自主何也鵠之爲
物楊雄迅騶射之難中故古人言射者往往及之孟
子曰一心以爲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漢高帝
繳尚安所施又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其在皮侯則曰
張在鵠則曰棲是鵠非皮類而眞爲鵠形審矣夫惟
以獸皮爲侯而棲鵠其上於示遠立的便故吾恐鄭
氏之說未安也

琵琶皮絃

葉少蘊石林語錄謂琵琶以放撥重爲精絲絃不禁
即斷故精者以皮爲之歐公時士人杜彬能之故公
詩云坐中醉客誰敢賢杜彬琵琶皮彈絃因言杜彬
耻以技傳丐公爲改予考公集所載贈沈博士歌誠
有此兩句然其下續云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纖聲
入黃泉則公詠皮絃時彬已死安得有丐改事恐石
林別見一詩耶陳後山亦疑無用皮者然元稹琵琶
歌傾聲少得似雷吼纏絃不敢作羊皮又曰鵾絃鍊
撥響如雷房千里大唐雜錄載春州土人彈小琵琶

以狗腸爲絃聲甚凄楚合三物觀之以皮造絃不爲無證若詳求元語恐是羊皮爲質而練絲纏裹其上資皮爲勁而其聲還出於絲故歐公亦曰玉練繅聲也

冒絮

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爲冒絮冒音陌顏師古曰老人以覆其頭應劭曰陌額絮也詳其所用當是以絮爲巾蒙冒老者顙額也冒之義如冒犯鋒刃之冒其讀如墨則與陌音冒義皆相近矣漢官舊義皇后親蠶絲絮自祭服神服外

玉樹

井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左思譏以假稱他土珍怪按漢武故事既得欒大即井泉宮造甲乙帳前庭植玉樹玉樹之法葺珊瑚爲枝以玉碧爲葉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爲之故顏師古注云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非自然而生左思失之盖爲是也長安記正以玉樹爲槐也當是並緣青葱之語乎

以狗腸爲絃聲甚淒楚合三物觀之以皮造絃不爲無證若詳求元語恐是羊皮爲質而練絲纏裹其上資皮爲勁而其聲還出於絲故歐公亦曰王練縷聲也

冒絮

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爲冒絮冒音陌顏師古曰老人以覆其頭應邵曰陌冒之義如冒犯鋒刃之冒其讀如墨則與陌音冒義皆相近矣漢官舊儀皇后親蠶絲絮自祭服神服外額絮也詳其所用當是以絮爲巾蒙冒老者額額也

皇帝得以作縷縫衣皇后得以作巾絮而已以絮爲巾即冒絮矣北方寒故老者絮蒙其頭始得温暖地更入北則虜中貂冠狼頭帽皆其具矣

玉樹

井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左思譏以假稱他土珍怪梭漢武故事既得欒大即井泉宮造甲乙帳前庭植玉樹玉樹之法葺珊瑚爲枝以玉碧爲葉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爲之故顏師古注云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非自然而生左思失之蓋爲是也長安記正以玉樹爲槐也當是金緣青葱之語乎

甲庫

唐吏部有甲庫龐元英文昌雜錄曰用甲乙次第其庫而此庫其首也猶如漢言令甲令丙然此誤也唐制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曆名凡三庫其曰甲者若干人爲一甲其在選部則名團甲其在今日則擬官奏鈔摠言此鈔其等凡幾人者是其制也唐云甲令言等一也是其所從名庫以甲也會要太和九年勅令後應六品已下凡自稱舊嘗有官皆下甲庫檢勘有無又正元四年吏部奏艱難以來三庫勅甲文經失墜人多罔冒乃至制勅旨甲皆被改毀則甲庫也

者正收藏奏鈔之地非甲乙之甲也

僧衣環

唐會要吐蕃官章飾有五等一瑟瑟二金三以金飾銀四銀五熟銅各以方圓三寸褐上裝之安膊前以辨貴賤今僧衣謂之袈裟者當胷有環環中著鍵橫紐上下牙角銀銅隨力爲之其源流殆出此乎

疇人

古字不拘偏傍多借同聲用之漢志疇人疑籌人也從筭曆言之比疇列之疇於義爲徑

登席必解鞾

左氏哀二十五年衛侯蒯輒與大夫飲酒靈臺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殼之殼嘔吐也以是知古者登席不獨脫屨又解韈也

兩觀

魯有兩觀非廣也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皆譏也然𢧵少正卯必即兩觀以周之所以誅誅之不毀明堂之意也夫將有爲東周之心則佛肸尚可因而況周度之所寄乎

社日停針線取進士衣裳爲吉利

張籍吳楚歌詞云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則知社日婦人不用針線自唐已然矣又送李餘及第云歸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又知新進士衣物人取之以爲吉兆唐俗亦既有之

六幺

段安節琵琶録云正元中康崑崙善琵琶彈一曲新翻羽調緑腰注云緑腰即録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録出要者乃以爲名誤言緑腰也據此即録要已訛爲緑腰而白樂天集有聽緑腰詩注云即六幺也

今世亦有六么然其曲已自有高平仙呂兩調又不與羽調相協抑不知是唐世遺聲否耶

文史

封氏見聞記古者十歲入小學學書計十七能誦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更郡守課試乃得補書史即東方朔所謂三冬文史足用而以二十二萬言爲多者也文人便以文史爲史籍非也

笛曲梅花

段安節樂府雜録笛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吳兢樂府要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有雙橫吹即胡樂也兢所列古橫吹曲有名梅花落者又許雲封説笛亦有落梅折柳二曲今其辭亡不可考矣然詞人賦梅用笛事率起此

金蓮燭

令狐綯賜金蓮燭是以金蓮花爲臺事見搢言

知後典

縣吏受郡事而下之縣者今皆曰祗候典訛也　國朝會要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留候院大曆十二年改爲上都知進奏院又搢言載夏侯孜僕李徽者久從孜苦厄不去同艱怵之他適敬曰吾王人

登第尚擬作西川留後官後十年載孜鎮成都以敬知進奏以此言之今之祗候典云者乃借唐藩鎮留後吏目以爲名稱當曰知後典不當曰祗候典也此雖猥事而世間名稱如此其訛者多也

墓石誌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曰云云及死命刋石埋於墓側則墓之有誌不起南朝王儉然西京雜記所紀制度多班固書所無又其文氣嫵媚不能古勁疑即葛洪爲之

卷白波

飲酒卷白波唐李濟翁資暇錄謂漢時嘗擒白波賊人所共快故以爲酒令晏公類要六十五卷白集詩云長駈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曰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名

玉衣

老杜詩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皆言昭陵神靈也三輔故事高廟中御衣從篋中出舞於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

幞頭垂脚不垂脚

幞頭起於後周一名四脚其制裁紗覆首盡韜其髮

兩脚繫腦後故唐裝悉垂脚其改爲硬脚史不載所始故莫知其的自何時也孫甫談苑載柳玭在東川有從子來省玭不甚顧眎其家人爲之敘說房派行第亦不領畧僕隷輩相與獻疑曰得無責敬於君之幞頭也乎姑垂脚入見以占其意可也此郎乃垂下翹翹之尾果獲撫接則知當柳玭時幞頭不皆垂脚其屈而下垂者乃其用以爲敬也國初有王易者著燕北録載契丹受諸國聘覲皆繪畫其人物冠服惟新羅使人公服幞頭畧同唐裝其正使着窄袖短公服橫烏正與唐制同其上節亦服紫同正使惟幞頭則垂脚疑唐制以此爲等差故流傳新羅者如此也又秦再思洛中紀異云唐太宗令馬周雅飾幞頭至昭宗乾符初教坊內教頭張口笑者以銀撚幞頭脚上簪花釵與內人褁之上悅乃曰與朕依此樣進一枚來上親櫛之復覽鏡大悅由是京師貴近效之龐元英著文昌録乃以爲宣宗未知孰是沈存中筆談謂唐惟人主得服硬脚晚季方鎮擅命始有僭服者宣和重修鹵簿圖言唐制皆垂脚其後帝服則脚上曲五代漢後漸變平直其說與上所載畧同而皆不記所出豈皆以意揣度乎

換鵝是黃庭經
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鵝者道德經也文士用作黃庭
人皆謂誤張彥遠法書要録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
書第二卷有黃庭經注云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時
真蹟固在既可以見其爲黃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
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
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又徐浩古跡記元宗
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爲第一不聞道德經則傳
之所載却誤

骨朶

宋景文公筆録謂俗以撾爲骨朶者古無稽據　國
朝既名衛士執撾扈從者爲骨朶子班遂不可攷予
按字書簡撾皆音竹瓜通作簡簡又音徒果反簡之
變爲骨朶正如而已爲爾之乎爲諸之類也然則謂
撾爲骨朶雖不雅馴其來久也

爵公

國史許瓊傳開寶五年潭密等州各奏民年八十以
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士翰林學士汪藻
先世有號爵公者汪謂五代間得此爵恐或便在此
開寶間也

如律令

李濟翁資暇錄今人符呪後言急急如律令者令音零律令雷鬼之最捷者謂當如律令鬼之捷也按風俗通論漢法九章因言曰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今道流符呪家凡行移悉倣官府制度則其符呪之云如律令者是倣官文書爲之不必鑿言雷鬼也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蒲葵安可常案楊雄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梁簡文帝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曰五離九析出桃枝之碧筍郭璞桃枝贊曰叢薄幽會從風蔚猗簟以寧寢杖以持危杜子美竹杖詩桃笙蓋以桃竹爲簟也

漢爵級所直

惠帝元年民有罪得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按惠帝初立賜爵級有差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謂作外郎未滿二歲者其賞不及一級裁賜萬錢耳今乃以三十級爲六萬其誤無疑顏師古亦不辨

白駒非日景

魏豹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顏師古釋白駒日景也劉孝標答劉紹書曰隙駟不留李善注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猶駟之過隙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君世間譬如騁六驥過決隙也則豹所引者不以白駒爲日景

冠帔

曾子固王回母金華縣君曾氏誌夫人以夫恩封縣君以兄曾公亮恩賜冠帔也是得封者未遽得冠帔中間朱康侯母以太母恩得祁封託亭問冠帔制度遍詢禮寺皆無之壬辰年在建康與客談及此秦墳侍郎適在亭問其家數有特賜者必知其制秦言其姊出適時德壽使人押賜冠帔亦止是珠子鬆花特髻無有所謂冠也秦丞相夫人塑像建康墳庵乃頂金鳳于髻上又不知何據

俗語以毛爲無

後漢馮衍傳說鮑永曰更始諸將虜掠饑者毛食寒者裸跣注毛草也太子賢案衍傳毛作無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用乎耗矣哀哉注以耗爲毛毛無也唐黃緇綽諧語以賜緋毛魚袋借毛爲無則知閩人之

語亦有本

唐婦人有特勅方許乘檐朝謁

杜詩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按唐會要命婦朝謁並不得乘檐子其尊屬年高特勅賜檐子者不在此例王珪毋殆得特恩歟

唐時三品得服玉帶

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若從國朝初言之則極品有不得兼者然唐制不爾也唐制五品已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帶通鑑明皇開元初敕百官所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是退之之客皆三品以上亦足詫矣　本朝玉帶雖出特賜須得閤門關子許服方敢用以朝謁則體益以重然唐裴晉公得特賜乃于闐玉也暨病亟具表返諸上方其自占辭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謹以上進不知故事當進如隨身魚符之類耶抑晉公自以意剏此舉也　本朝親王皆服玉帶元豐中剏造玉魚賜嘉岐二王易去金魚不用自此遂爲親王故事又前世所未有者

古者戮不必是殺

左氏文十年楚子畋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爲右盂

違命文之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此以扶爲戮又襄六年宋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子罕曰專戮於朝罪甚大焉亦逐子蕩此以梏爲戮則甘誓謂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未必殺之或者降削其家廩給之類其斯以爲孥戮焉耳苟惟不然罰弗及嗣虞舜之世則未遠也啓以肖禹得傳政焉豈其罪人遽宥以族耶

己卯十一月初四日授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二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三目錄

卷之十三

廉察
竹林啼
銕瓮城
古服不忌白
桃葉
千里不唾井
牛魚
茅三間

蕃語
三姑廟
躤柳
平白地腸斷
沓拖
簡冊
皂衣
白銅鞮
明妃琵琶
香
雞栖老人城
毛裘
烏鬼
石鑄器
錢塘
欵乃
百子帳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三目録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二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渼校

廉察

周禮廉能之類諸家雖訓廉爲察嘗疑理不相附因閱漢高帝紀詔蕪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顏氏曰蕪字本作覜其音同乃知廉之爲察本覜字也有覜眡之義

竹林啼

老杜七歌竹林爲我啼清晝蔡絛以竹林爲禽名恐

穿鑿也竹本非啼詩人因其號風若哀因謂之啼何必有喙者而後能啼耶說文竹之天然似人之笑因爲笑字竹豈能笑特以象焉耳非笑而可名以笑從懷哀者觀之孰謂不得爲啼耶

銕瓮城

潤州城古號銕瓮人但知其取喻以堅而已然瓮形深狹取以喻城似爲非類乾道辛卯予過潤蔡子平置燕於江亭亭據郡治前山絕頂而顧子城雉堞緣崗彎環四合其中州治諸廨在焉圓深之形正如卓瓮予始知喻以爲瓮者指子城也時適有老校在前呼問其故校曰子城面面因山門之西出而達於市者蓋隧山寘闔故門道長而厚不與常城等郡治北面出水之瀆兩旁斗起峭峻如壁仍更向北行十餘丈乃趨窪地以是知因山而城故能深厚如此也予始信鐵瓮者專以子城言之

古服不忌白

隋志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隋時以白幅通爲慶弔之服國子生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䍦竇苹酒譜曰接䍦巾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着白紗帽

肩輿上城今人必以爲怪古未以白色爲忌也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云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幅幅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幅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是其制皆不忌白也樂府白紵歌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吳兢樂府要解案舊史白紵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謂白紵紛紛鶴翎亂者是也今世人麗粧必不肯以白紵爲衣古今之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眎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制也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知古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則習見忌白久矣世傳明皇幸蜀圖山谷間老叟出望駕有著白巾者釋者曰服諸葛武侯也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

桃葉

桃葉歌王子敬爲其妾作辭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王性之謂渡江不用檝隱語也謂橫波急也此語極似有理而施建樂府廣題所載乃不然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櫓風波了無常沒命江南渡陳末

人多歌之後隋平陳晉王營六合縣之桃葉山實應其語建既得其本辭載之則謂寄意橫波者非也

千里不唾井

李濟翁資暇錄諺云千里井不反唾疑唾無義也唾當爲莖莖草也言嘗有經驛舍反馬莖於井後經此井汲水爲莖所哽也按玉臺新詠載曹植代劉勳妻王氏見出而爲之詩曰人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兒乃昔所奉遠望未爲遥跧蹰不得共觀此意與乃爲常飲此井雖舍而去之千里知不復飲矣然猶以嘗飲乎此而不忍唾也兒昔所嘗奉以爲君子者乎此足以見古人詩意猶委曲忠厚發情而止禮義其理亦甚明白易曉李太白又采用此意爲平虜將軍妻詩曰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姚令威著殘語太白此詩亦引李濟翁不唾井語以爲之證是皆不以曹植詩爲證也

牛魚

契丹王達魯河釣牛魚以其得否爲歲占好惡蓋倣中國賞花釣魚而因以卜歲也近世周茂振使金茵賜之魚曰手所親釣者即金亦用遼制也王易燕北錄云牛魚觜長鱗硬頭有脆骨重百斤即南方鱣魚

也鱣鱘同本草既有鱘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海頭如牛則牛魚別自一種非鱘也若鱣魚正如鮎鱓通身無鱗既有鱗而硬即非鱣也馬道使虜詩曰曾叨膳月牛頭賜史謂虜真以牛頭賜之非也契丹王率以膳月打圍因敲氷鉤魚則膳月牛頭者正本草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真牛頭也

芧三間

東坡詩周公與管蔡恨不芧三間南史劉義真傳贊曰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芧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

蕃語

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爲梢篤身毒唐有吐蕃本禿髮烏孤禿髮語轉遂爲吐蕃唵嘛羅之父名錢逼乃贊普也達怛乃靺鞨也契丹之契讀如喫惟新唐書有音胃頰讀如墨突惟晉書音義有之漢音義無也不知其何所本然常怪蕃語入中國其元無本字而以華字記之而梢篤身毒固無所柰何至如龜茲既知其爲丘慈何不徑以丘慈書之迺借用龜茲以待翻字者而後音讀乃明是必有說也華戎語異雖借華字記之尚與本語不全諧

協其必宛轉於兩字之間如龜近丘而不全爲丘必龜丘聲合然後相近故不得以一字正命也

三姑廟

建康清溪有廟中塑三婦人像輿地志謂爲青溪姑其在南朝數嘗見形今建康志因曰隋晉王廣嘗即其地斬張麗華孔貴嬪因并青溪姑者數以爲三俗亦呼三姑廟此說非也桉吳均續齊諧志會稽趙文韶宋元嘉五年爲東宮扶侍居青溪夜遇婦人携二婢過之女贈金簪文韶報以銀椀琉璃比明至青溪廟中見椀已在馬廟中女姑神像青衣婢侍立乃夜來所見即輿地志所謂嘗見形者然則三婦人像宋已有之安得爲張孔乎

躤柳

壬辰三月三日在金陵預閱李顯忠馬司兵最後折柳環植毬場軍士馳馬射之其矢鏃闊於常鏃畧可寸餘中之輒斷名曰躤柳躤音藉其呼藉若乍聲樞帥洪公謂予曰何始予曰殆躤林故事耶歸閱漢書匈奴傳秋馬肥大會蹄林服虔曰蹄音帶師古曰蹄者繞林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植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桉此即予

西北歸下仍大字連下

言有證其於馳躇之外加弓矢焉則又益文矣西壯錄太

祖時契丹使來朝詔使者於講武殿觀射今其從者與衛士射毬截柳枝即其事也

平白地腸斷

李太白越女詞曰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此東坡長短句所取以爲平白地爲伊腸斷也者

杳拖

東坡頗有杳拖風味李白大鵬賦連軒杳拖揮霍翕忽

簡冊

古者大事書之於冊小事簡牘而已策者編綴衆簡字而成者也文涌百乃書之不然則否故曰小事簡牘而已蔡邕獨斷云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用篆書此漢策拜丞相之制也至策免則以尺一木兩行而隸書與策拜異矣傳獻簡云今批答五六字即滿紙其體起於宋武帝縱筆大書甚有理也

皂衣

獨斷公卿尚書衣皂而朝曰朝臣故張敞曰備皂衣

議論

白銅鞮

玉臺新詠載襄陽白銅鞮歌大抵主言送別且皆在襄陽沈約曰分首桃林岸送別峴山頭若欲寄音息漢水向東流無名氏一首曰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淚霑衣其末云龍馬紫金鞍翠約和白銅鞮即太白所謂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者也

明妃琵琶

琵琶所作爲烏孫公主所出塞也文人或通明妃用之姚令威辨以爲誤是矣然玉臺新詠載石崇明妃詞序曰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妃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聲故書之於紙則崇之明妃詩嘗以寫諸琵琶矣郭茂倩著爲樂書遂載崇此詞入之楚調中楚調之器凡七琵琶其一也則謂明妃爲琵琶辭亦無不可

香

秦漢以前二廣未通中國中國無今沉腦等香也宋廟燔蕭灌獻尚鬱金食品貴椒皆非今香也至荀卿

氏方言椒蘭漢雖已得南粤其尚臭之極者曰椒房
椒風郎官以雞舌奏事而已較之沉腦其等級甚下
不類也惟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
頗疑已有今香然劉向銘博山鑪亦止曰中有蘭錡
青火朱煙玉臺新詠古詩說博山鑪亦曰朱火燃其
中青煙颺其間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二文所賦
皆焚蕙蘭而非沉腦是漢雖通南粤亦未見粤香也
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設嬰香等品多名異然疑後
人爲之漢武奉仙窮極宮室惟張設器用之麗史漢備
記不遺若曾撒有古來未有之香安得不記沉香梁

武帝方施之祭神

雞栖老人城

鮓易簡著本朝使人至西番見有老人消縮如小兒
在梁上雞窠中乃其見存子孫九代祖也其說甚怪
丙申十月十六日夜寓直玉堂閱史見興元間韋皐
得詔攻吐蕃其所攻州名有維保松及雞栖老翁城
予欣然自笑曰易簡之說豈卽此二城名而增飾之
以文滑稽耶管城子之毛頴烏衣國之王謝皆其例
也

毛裘

徐常侍鉉入中原以織毛衣制本出胡虜不肯被服寧忍寒至死信其有守然古固以狐羔麑爲裘聖人服之矣若謂古人不以織毛之衣襲朝服者則今貂蟬亦古乎若其篤古堅毅死且不易上於人多矣

烏鬼

老杜詩曰家家養烏鬼泥存中曰烏鬼者鸕鷀也元微之嘗投簡陽明洞有詩曰鄉味猶珍蛤家神愛事烏乃知唐俗眞有一鬼正名烏鬼謂爲鸕鷀殆臆度耶傳記不聞有呼鸕鷀爲烏鬼者又國史補裴中令節度江陵常遣軍將譚洪受同王稹往嶺南幹集至桂林館有烏在竹林中稹偶擲石擊中其腦以死稹殊不以爲意會洪受病迫留于後稹先達江陵中令疑訝忽夢洪受訴言道爲王稹所殺棄其尸竹林中裴大以爲異亟付獄治稹自誣伏法而洪受乃至始知是烏鬼報讐也此說甚怪然有以知唐俗謂烏能神直至於是則其祠而事之有自來矣

石鑄器

穆天子傳天子升采石之山取采石焉天子使重黜之民鑄以成器于黑山之上郭璞注云今外國人所鑄作器者亦皆石類也按此所言殆今藥玉藥流離

之類古書記事簡不失實驟觀若可愕徐徐察之理甚煥然簡奇可尚也

錢塘

世說注錢塘云晉人浞姓而令其縣者將築塘患土不給用設詭曰有致土一簏者以錢一簏易之土既大集遂諉曰今不復須土矣人皆棄土而去因取此土以築塘岸故名錢塘非也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錢塘縣其已久矣地名因俗傳而訛如此者多

欸乃

柳子厚詩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江空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奧乃音靄世固共傳欸乃爲歌不知何調何辭也元次山集有欸乃歌五章章四句正絶句詩耳其序曰大曆丁未中漫史以軍事詣都州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欸乃五曲舟子唱之蓋取適於道路耳其中一章曰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蓋全是詩如竹枝柳枝之類其謂欸乃者殆舟人於歌聲之外別出一聲以互相和其所歌也耶今徽嚴間舟行猶聞其如此顧其詩非昔詩耳而欸乃之聲可想也柳枝竹枝尚有存者其語度與絶

句無異但於句末隨加竹枝或柳枝等語遂卽其語以名其歌歟乃殆其徵耶

百子帳

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昏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廬佛廬之具體而微者耳棬柳爲圈以相連瑣可張可闔爲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揔之亦非眞有百圈也其施張旣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氈通冒四隅上下便於移置耳白樂天有青氈帳詩其規模可攷也其詩始曰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拳骨盤邊柳健色染寒藍鮮其下注文自引史記張空拳爲證卽是以柳爲圈而青氈冒之也又曰北製因戎俗南移逐虜遷是制出戎虜也有頂中央聳無隅四嚮圓是頂聳旁圓也旣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後地則是以之施張移置於月於霜隨處悉可也又曰側置低歌座平鋪小舞筵則其中亦寔寬矣旣曰銀橐帶火懸又曰獸炭休親近則是其間不設燎爐但用銀橐貯火虛懸其中也又曰蕙帳徒招隱茅庵浪坐禪其所稱比但言蕙帳茅庵而不正比穹廬知其制出穹廬也樂天詩最爲平易至其鋪敘物制如有韻之

記則豈世之徒綴聲韻者所能希哉唐德宗時皇女
下降顏眞卿爲禮儀使如俗傳障車却扇花燭之禮
顏皆遵用不廢獨言氊帳本北虜穹廬遺制請皆不
設其言氊帳卽樂天所賦而宋之問所謂催鋪百子
帳者是也丙申十一月十一日夜醉後讀白集信筆
以書

己卯十一月初五日校

卷之十四

金吾
跳盪
一唱三嘆
擊缶
彤管
馬匹
虎賁
官撞貴私撞賤

屋幾楹
洋州　浙江
浯　箭貫耳
衙　酎
漢藏書處
箭括　南墳西墳
臚傳　古爵羽觴
交床　金爲兵器
袒免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四目録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四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漢枝

金吾

漢志執金吾注金吾鳥也金吾執之以禦不祥夫使金吾果禽類從古至今必不絶種何以全無其傳也按楊子雲執金吾箴曰吾臣司金敢告執璜崔豹古今注金吾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頭謂之金吾也按今三衙大將立殿陛下所執杖子者銀鉚兩末而軍職之呼負僚者每朝不笏而杖其制畧與之同軍

伍間呼其柷爲封柷豈古金吾遺制耶以楊崔之語合而證之知其爲柷不爲鳥也亦以明矣

跳盪

渾瑊牟十一立跳盪功唐兵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曰跳盪

一唱三嘆

樂記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疎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凡瑟之絃練而朱之則其聲濁濁底窾洪疏則其聲遲用絲本以取聲而特貴其遲濁者正與元酒大羹薦味而棄味者同一意度故曰遺音遺味也遺味遺音卽與上文之謂非極音非致味者相發相應也鄭氏釋遺爲餘失其旨矣至於一唱三嘆則鄭謂三人從而嘆之大戴禮傳亦曰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之也漢去古未遠一唱三嘆其言如此必有所受也陳僧匠智叙古今樂録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不以竿琴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先人功烈德深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歎之也於穆者欲其在

位者徧聞之也据此而言其三人從旁歎之者從於穆等語申以嗟嘆至于三人也僧匠智作樂録起漢迄梁其於存古甚多其序清商正聲篇曰但歌四曲皆起漢世無弦節奏技最前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好之有宋容華善唱此曲自晉以來四曲全絶其曰但歌者但徒也徒歌者不以被之絲竹而專以人聲故曰無絃節也奏技者技即伎也即本卷題首之謂技曲者是也方其奏技之時無絃矣其歌者最前一人唱之三人從旁和之與鄭氏所言同知漢人共傳之古者如此樂録於清商類中又有可證者其注東光曰舊但絃無聲其注東門曰舊但絃無歌皆宋識造其歌與聲耳從但絃之義以推文可以例但歌之爲徒歌也其後又有楚調但曲七如廣陵散之類謂從琴箏而得者則又後人好事寫之絲絃非但歌本然也夫古人貴本遺音既不免絃木爲瑟矣又從而理其絃度使之遲濁也漢魏宋尚而推廣之又全與絲絃不用而悉以人聲爲貴此其意皆近古而可書苟無匠智傳録則今曰不可以意推測矣

擊缶

應劭風俗通缶者瓦器所以節歌易曰日昃之離不

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楊惲傳擊缶而呼鳴鳴者
真秦聲也由此言之擊缶者皆擊之以節其歌非缶
而自能出聲也

彤管

詩彤管有煒箋云彤管筆赤管也鄭氏以爲后夫人
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毛鄭說詩
多異惟此制畧相通其必有所本按漢制尚書郎主
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大筆一雙會稽典錄盛吉爲
廷尉每冬至斷囚持冊筆重泣則皆冊彤其管以別
於常用之筆第不知其得賜得用制度何似耳

馬匹

馬以匹爲數自古言匹馬皆一馬也文侯之命有馬
四匹不知當時何指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
與匹練等或曰匹言價與匹帛等不知孰是因讀劉
勰文心雕龍其說爲長曰古名車以兩馬以匹蓋車
有佐乘馬有驂服皆以對金爲稱雙名旣定則雖單
亦復爲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此義甚通

虎賁

沈約宋志虎賁獲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
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通不必取孟賁爲義

官橦貴私橦賤

孫伏伽言只爲官橦貴所以私橦賤讀者不解按舊唐志虞部職掌柴炭木橦進內及供官客金於農隙納之則木橦也者虞部歲取諸民有定令也既以令取又不足用則溢額制之而給其直會其科取數多則私橦無由賤也橦徒江反既至而官不更買則不免賤售於外故曰若官橦賤

屋幾楹

元祐祕程順議更立太學先言三舍每齋須屋七楹其後又言七間爲一齋學制所詰問順前後所須間架不同不知此時何人主學制所殊可笑也楹柱也詩言旅楹即槩言衆柱耳孔子夢奠兩楹即是在兩柱之間世謂屋若干間者取兩柱夾覆之中故曰一間今文士記屋亦皆相承以幾楹爲幾間蓋取柱之一列言之則無礙或析而言之以一間爲一楹一楹安得立屋此正所謂因文害事也唐王盈孫傳僖宗還蜀議立太廟盈孫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是排立十一室無室爲屋間二其東西屋盡處別須植柱二列故十一室而二十三楹者以一列爲一楹

二十三楹而梁才居十一者從南面計耳亦以梁
列數之故每室才云一梁也

洋州

洋當讀如汪洋之洋今讀如詳莫明所起說文洋水
出齊臨朐雖非今洋州之洋然徐鍇著音乃以似羊
爲翻則當讀洋如詳古有之矣洋揚二州聲稱相雜
豈其世人病之而借齊洋音讀以加梁洋使有差別
乎

浙江

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
出冊陽縣水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
至會稽又莊子有淛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
逕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若謂浙漸字近乂而
相變如邾鄒之類耶則淛之得名既已先秦而桑欽
更以爲漸何耶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
縣歙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浙嶺而婺州
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從杭越間入海則
本其發源各名爲浙亦無牴牾第以古語爲正則出
縣者古也

浯

世傳浯溪本無浯字元結自名之恐不然也說文浯水出琅琊靈門壺山東北入濰從水吾則浯非結之所名也

箭貫耳

軍法以矢貫耳爲聝聝之音耻列徒安二翻也說文引司馬法曰小罪聝中罪刖大罪剄故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者用此法也漢原涉犯罪茂陵守令尹公捕之急諸豪說尹欲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則用箭貫耳以示恐畏非以意爲之也

衙

凡官寺吏卒率以晨晡兩時致禮俗呼衙庶古有之而謂稱訛也漢文釋申曰吏以晡時聽事申旦政也藝文類聚載古射覆答蜂之辭曰蘧蘧蘧蘧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則凡官寺日再聽事吏卒因之亦兩致其恭當用衙晡二字府舖聲之訛者也天子御正殿受朝亦名正衙不知何始

酎

漢八月飲酎說者曰酎正月釀八月成許叔重曰八月烝成可爲酎酒酎三重醇酒也二說不同然酒固有久醞者恐八易月乃成期太迂遠當以烝成可釀

爲是黍既登熟三重釀之八月一月可辦也

漢藏書處

漢世藏書舊知有禁中外臺之別已今讀劉向敘載所定列子之書而知中書之外又有太常太史與中秘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章大率中書多外書少知漢留意中秘故比他本特備也史遷紬金匱石室以成史記豈嘗許其稽閱中秘耶或太史所藏于漢家事實則金匱石室以加嚴耶然不知正在何地也

箭括

列子仲尼篇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箭括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絃視之若一焉唐六典庫武令注箭制曰其本曰鏑其旁曰羽其矢末曰括括旁曰疑（恐是擬字）書所謂往省括于度則釋者矢之末分岐而銜弦者是括也

南墳西墳

國朝宗子自祔葬山陵之外又有南墳西墳問諸宗子多南渡後始生無知之者建炎二年十月知汝州張抃奏劾其州官遁竄之罪有趙叔潛者結銜云保義郎添差官（管）轄舒王已下墳圍有承節郎王世斌者

其銜即云管轄魏王已下墳墓此之舒魏二王墳南
西二墳也耶

臚傳

漢書臚傳古今不曾究極其義按儀禮士冠禮主人
得筮反之筮人筮人還東西旅占卒進告吉鄭氏注
云旅衆也古人旅作臚亍因讀此始悟臚傳曰旅傳
也今之臚傳自殿上至殿下皆數人抗聲相接使所
唱之語聯續遠聞則臚傳之爲旅傳其已審矣鴻臚
寺主典賓客亦取大衆會集以爲名寺之義

古爵羽觴

楚詞曰瑶漿密勿實羽觴張衡西京賦促中堂之狹
坐羽觴行而無算班婕妤東宮賦曰酌羽觴兮消憂
諸家釋羽觴皆不同劉德曰酒行疾如羽如淳曰以
玳瑁覆翠羽於下徹上可見劉良曰杯上插羽以速
飲皆非是束晳論禊曰逸詩云羽觴隨波流且以隨
波之用證之若果插羽則流泛非便至謂玳瑁翠羽
相須爲麗則太不經惟李善引漢書音義曰作生爵
形者是也古飲器自有爵眞爲爵形劉杳謂古尊彝
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者即其制也本朝
李公麟得古爵陸佃繪之禮象圖其形有咮有足有

尾但不爲背而盡窪虛其中以受酒醴蓋通身全是一爵也惟右偏著耳以便執持如屈尼然乃始是飲器制度蘇文忠之詩有狀胡穆銅器者曰隻耳獸齧環長唇攄壁喙三趾下銳春蒲短兩柱高張秋茵細君看飜覆俯仰間覆成三角飜兩髻古書雖蒲腹苟有用我亦隨世唑君一見呼作鼎繞注升合已漂逝文忠不正命其器以爲爵而徇穆之所名姑以爲鼎然味其所詠形模大小以較禮象則與李公麟古爵正同古爵雀字通紹興間奉常鑄爵正作雀形如禮象所繪知其有所本也則夫以爵爲觴而命之羽觴正植實矣孟康釋班賦亦曰羽觴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師古曰孟說是也第其制隨事取便鑄銅爲之則可堅久於祭燕爲宜若以流泛即刻木爲之可飲可浮皆通變矣

交床

今之交床制本自虜來始名胡床桓伊下馬攩胡床取笛三弄是也隋以識有胡改名交床胡瓜亦改黃瓜唐柴紹擊西戎攩胡床使兩女子舞則唐史臣追本語以書也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辭臣於紫宸殿御大繩床則又名繩床矣

金爲兵器

孫愐唐韻釋鎧曰甲也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黃金蚩尤制以爲鎧謂蚩尤鑄鎧不知管子何所本然是以知周世之鎧必已用金也漢嚴安傳曰今天下鍜甲磨劍矯箭控弦許叔重說文曰兜鍪首鎧也釬侯肝反臂鎧也錏音鴉鍜霞頸鎧也自身鎧之外鍪釬錏鍜循首以至頸臂悉皆有鎧而字又從金仲長統昌言曰古者以兵車戰而甲無鋏札之制今誠以革甲當強弩亦必喪師亡國則甲用鋏札西都已然不待漢末也

袒免

禮有袒免鄭氏曰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頂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也予疑不然記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於緦僅爲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五不可頓如路人故屬及五世而族人有喪則脫露半袖見其內服是之謂袒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爲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問也曲禮曰冠無免勞毋袒免且袒皆變易其常故侍君子者以爲不恭而無服者之屬用以致

衰示與路人異也經於緦有三月而祖免無期日也既無服又無期日第行之始死之時其斯以爲戚矣歷攷禮經本文止言祖免更無一語記其如何爲祖免則元無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也周禮弁衰冠之式如何爲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經冠杖實有其制而祖免則元無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也周禮弁衰冠之式於門謂緦小功以上亦無祖免體式也使誠有其制如鄭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爲冠也況祖既不別爲之衰又對免而言知當未飲之時第使之祖衣免冠者事情之稱也古今言以布繞頂及髻而謂之爲免者惟鄭氏一人自漢以後并免而數以爲冠名則皆師

述鄭氏也杜佑博識古事而特致疑於此雖其敘載喪制卽免加絰借古喪之繞著以爲繞若用鄭矣而特自出其見於下曰統制未聞惟鄭氏云云則佑固不以爲安矣按禮凡因事及免必與冠對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又曲禮冠毋免則凡免皆與冠對免之爲免當正讀爲免其理已明矣喪而免冠不惟五世無服用之雖重如斬齊當其未斂未及成服亦嘗用之蓋遭喪之始未辦成服姑仍常時衣冠在衣則袒在冠則免以爲變常之始故經紀重喪曰袒括髮變也慍衰之變也去飾去美

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賈公彥之釋袒免首尾遵本鄭氏惟於此特循正理而爲之言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先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是袒且免皆因哀變常而未及爲服者之所爲也斬齊重矣故免冠而肉袒免冠且肉袒矣而又被髮不紒則以麻約之較之五世袒免則此爲其重若其袒衣免冠以示變常則斬齊袒免其意同也且免之爲免不止始喪然也喪服小記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亦免凡此三節皆以冠對免而免則皆取其進而及於重也葬而誠虞也遠葬而及郊近墓也已過免時而君始臨弔也則皆以免冠爲禮取始死之節以重爲之也葬不報虞遠葬而未及墓若過時而有弔者自非其君則皆仍所喪之冠而不爲之免處之以喪禮之常也從是推之知免冠之爲始死之節也喪小記又曰斬衰括髮以麻毋括髮以麻免而布之蓋父母皆當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示殺於父也此之謂免蓋應用而許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若如鄭言以免爲免音問則居母喪者既括髮以麻而以布

爲免音問遂當以免而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
遽著五世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理乎至此推說
不通矣然以免爲冠萬世宗信鄭氏予獨不以爲安
故著此以待愽而不惑者折衷之

己卯十一月初九日校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四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五目録

卷之十五

不托
凡將
幘
鄒邾
百丈
曲逆
蒲盧
無恙

梁殿
退
相雞狗術
先馬
選案黃紙
臭祖
葉子
嘉慶子
林養
托子
六更
署舟
貍首
障扇
唐緋章服以花綾爲之
琵琶
殿
漢三公
千金
衛霍家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五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五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漢校

不托

湯餅一名餺飥亦名不托李正文刋誤曰舊未就刀鉆時皆掌托烹之刀鉆既具乃云不托言不以掌托也俗傳餺飥字非予始讀此未審其言信否及見東晳餅賦知其有本也晳曰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遵者煮麥爲麵內則諸饌不說餅然則雖云食麥而未有餅餅之作也其來久矣又曰三冬冽寒涕凍

鼻中霜成口外充虛解戰則湯餅爲最而其形容制造之意則曰火盛湯涌猛氣蒸作攘衣服振掌握搦拊搏麵瀰離於指端手縈廻而交錯紛紛馺馺星分雹落柔如春綿白若秋練則當晉之時其謂湯餅者皆手搏而擘置湯中煑之未用刀几也又宗懍荊楚歲時記六月伏日作湯餅名辟惡餅庾闡賦之曰當用輕羽拂取飛麵剛軟適中然後水引細如委綖白如秋練則其時之謂湯餅皆齊高帝所嗜水引麵也水引今世猶或呼之俚俗又遂名爲蝴蝶麵也水引蝴蝶皆臨鼎手托爲之特精麄不同耳不知何世改用刀几而名不托耳若參束宗所賦則李正元所紀信而有證也餺飥恐古無此字殆後人因不托聲稱之而加食其旁與歐公餕音俊餾音叨之謔同一關捩也

凡將

漢小學家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其後元帝時史游又作急就篇凡將今不可見矣藝文類聚載凡將一語曰鍾磬竽笙筑坎侯與急就記樂之言所謂竽瑟箜篌琴筑箏者其語度規制全同率皆立語揔事以便小學即急就也者正規模凡將也

幘

冠服古今異制而苦無明著既其制不能明了則其所施用或當或否皆不可別識矣幘者冠下覆髻之巾也史游急就章曰冠幘簪黃結髮紐顏師古釋之曰幘者韜髮之巾所以整亂髮也當在冠下或單著之楊雄方言曰覆髻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髻皆趙魏間通語也夫其從覆髻而言則顏師古謂爲整髮者是也冠冕有旒崔豹古今注以爲垂露則承露云者從藉冠言之也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始進幘服群臣皆隨焉庾凱醉墮幘機上以頭就穿取檀道濟被收脫幘投地皆顏師古謂或單著之者也若其人應著冠則以幘籍其下賤而執事則無冠冕著幘也應劭漢官儀謂幘者卑賤不冠者之所服是也董偃綠幘傅轄拜謁武帝帝令起趨東廂就衣冠是也董仲舒止甫書亦曰執事者赤幘摯虞決疑曰凡救日餘者皆著赤幘以助陽知其皆賤者之服也始有幘時未以覆髻但韜裹髮毛使著冠使髮不蒙面耳凡此言冠而及幘者其冠皆冕冕冒額故必用幘以收髮也古冠冕得通言故也若單着幘冠之冠則露髮無所事幘也蔡邕獨斷曰元帝進幘

但遮覆額前壯髮尚未有巾也王莽頭禿始加巾故其俚語曰王莽禿幘施屋後漢書曰半頭幘劉俠卿爲劉盆子制半頭赤幘續漢書曰半頭幘即空頂幘其上無屋故以爲名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空頂即半頭也元帝時尚未有巾故東宮用空頂幘者本古也屋即巾也有顏有屋即異乎空頂矣梁冀改易服制作庳幘狹冠是冀自改莽制損下其屋也董巴漢輿服志曰古者有冠無幘秦以爲武將首飾爲絳幘以表貴賤後稍作顏題漢輿續其顏却結之施巾連題却覆之至文帝乃高顏續爲之耳且崇其屋貴賤皆服之夫耳者結巾之角也巴謂崇屋始於文帝恐不及蔡邕謂爲始莽者的也董偃服庖八服故綠幘衛宏漢舊儀曰齋綠幘耕青幘漢官儀曰謁者著緗幘大冠皆隨事著色若東觀漢記載光武初起服赤幘賜段熲赤幘大冠一具孫堅爲董卓所圍著赤罽幘潰圍而出皆執事者單幘之證也夫止雨赦日執事者皆赤幘未必主爲助陽也蓋漢以火王其在五德尚赤耳故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是專漢制也

鄒邾

趙岐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鄒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鄒山記曰鄒山古之嶧山也孤桐之所植邾公之所卜山下是鄒縣本是邾國魯穆公改鄒山從邑變故謂鄒山始皇勒銘在此山上合此二說觀之鄒山記未爲審的也鄒魯相與魯之臣死者三十三人穆公尚以民莫救上問於孟子則改邾爲鄒豈魯力所能哉夫并邾改鄒亦大故矣南史無明載攷古者至此殆難審定也

百丈

杜詩舟行多用百丈問之蜀人云水峻岸石又多巉稜若用索牽即遇石輒斷不耐故劈竹爲大辮以麻索連貫其際以爲牽具是名百丈百丈以長言也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北伐超石董舟師入河陽人緣河南岸牽百丈則知有百丈矣

曲逆

陳平封曲逆侯或讀如去遇非也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得名因濡乃官反水至城北曲而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曲逆之讀當如本字不當借音

蒲廬

說文蠃蒲廬細腰土蠭也按禮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政猶蒲廬也夫從地道敏樹之後始言政猶蒲廬真是蒲與廬耳今人釋中庸以蒲廬爲蜾蠃其誤當始說文

無恙

今人問安否曰無恙說者曰恙草間虫名也故問安者以無恙言之今按說文恙憂也至它託何反條乃曰它從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

埏殿

說文埏堂塾也丁果又反又云塾門側堂也今埏殿取此

遏

魏劉靖魏嘉平三年立遏於漁陽高梁河水經十四遏即堨也以土壅水爲遏不知何世加土爲堨故柳子厚記袁家堨猶須解釋恐人不喻也

相雞徇術

荀子儒效篇堅白異同之分隔也不知無害爲君子曾不知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是此種雜術古已有之

先馬

荀子正論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先馬導馬也莊子七聖在襄城之野有前馬後車後世東宮官有太子洗馬釋者曰洗先也此亦先馬之義也天子出則有先驅太子則洗馬言騎而爲太子儀衛之先也

選案黃紙

中書令傅亮以蔡廓爲吏部尚書語録尚書徐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相委蔡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選案黃紙録尚書與吏部連名故言書紙尾也按此則宋時文書已用黃紙唐高祖時始令凡敕書皆黃紙則不獨選案得用也葉石林言太宗時敕已用黃紙不知其何所本也

鼻祖

楊雄賦曰或鼻祖於汾隅劉德釋鼻爲始後人特信德語和附以爲始祖不知鼻之訓始何義也說文釋皇曰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爲鼻子則鼻之爲始漢時已然也說文於辠又曰辠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若辛秦以辠似皇字改爲罪合皇鼻二字本釋而言

此下有唐世疆境一則

之則鼻之訓始有以也

葉子

古書不以簡策縑帛皆爲卷軸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冊也然古竹牒已用疊簡爲名顧唐始以縑紙卷軸改爲冊葉耳

嘉慶李

韋述兩京記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甘鮮爲京城之美故稱嘉慶李今人但言嘉慶子豈稱謂既熟不加李亦可記也

林養

松陵集陸龜蒙樵子詩云生自蒼崖邊能諳白雲養注養去聲讀山家謂養柴地爲養予按刑浙東民有投牒言林養爲人所侵者書養皆作檥予疑其無所本今讀陸詩知二浙方言有自來矣

托子

古者彝有冉爵有坫即今俗稱臺琖之類也然臺琖亦始於盞托托始於唐前世無有也崔寧女飲茶病盞熱熨指取楪子融蠟象盞足大小而環結其中寘盞於蠟無所傾側因命工髹漆爲之寧喜其爲名之曰托遂行於世而托子遂不可廢今世托子又遂著

足以便插取間有隔塞其中不爲通管者乃初時楪子環蠟遺制也

六更

禁中鐘鼓院在和寧門譙上其上鼓記五更已竟而外間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擊鐘鼓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門開人知促配五更不擊六鼓何義也唐王建宮詞云每夜停燈熨御衣銀熏籠底火霏霏遥聽帳裏君王覺上直鐘聲始得歸本朝王禹玉亦有詞云焚香熏熨赭黃衣恐怕朝陽進御遲禁鼓六更交早直歸來還直立班時以二宮詞詳之禁中記更鼓不究平曉者盖交更之際翌日當直宮女須以未曉前先來受事則凡應奉蚤朝皆可夙辦若候正交五更始來則不及事矣王建言上直鐘聲者禁中五更曉鐘也王禹玉謂六更者明宮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間四更促爲五更故五鼓終竟時蚤於外間耳鼓節未嘗溢六也　國朝大禮車駕宿齋青城則齋殿門內五更均促使短如宮中常節至青城門外則五夜平分須曉乃竟故奉常具行禮序次以授在事之人皆以宮漏之外別異其言曰街市幾更幾更爲此也

觱舟

莊子言魏王大瓠濩落無所用何不以爲大尊而浮之水上司馬云尊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海所謂觱舟也亦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也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瓠之苦者不可食啖則養使堅大裁以爲壺而用之濟水則雖深涉無害也

貍首

史記封禪書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弘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徐廣曰貍一名不來今俗語呼貍猶然然則射之所射者皆以惡物爲鵠故曰毋若爾不寧侯故抗而射汝

障扇

今人呼乘輿所用扇爲掌扇殊無義盖障扇之訛也江夏王義恭爲宋孝武所忌奏革諸侯制度障扇不得用雉尾是也凡扇言障取遮蔽爲義以扇自障通上下無害但用雉尾飾之卽乘輿制度耳蔡薿小詞有曰扇開仙掌誤也

唐緋章服以花綾爲之

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有詩云榮傳錦帳花聯蕚彩

動綾袍鴈趣行注云緋多以鴈喻瑞涉爲之則知唐
章服以綾且用織花者與今制不同

琵琶

唐語林盧昂王福建塩鐵有琵琶大如斗憲宗召
市人估其直或云至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真琵琶則
今世所傳琵琶或皆煉石爲之耶

殿

黃霸傳鴞雀飛集丞相府張敞奏霸集計吏使能言
孝弟風化者上殿則是丞相府中有殿也許叔重曰
殿堂也顏師古曰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
中夫古今事物名稱隨世更易顏言未必無理然元
后傳王根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董
賢傳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重殿洞門師古於此故
曰殿有前後僭天子制也則不更以殿爲高屋矣豈
以殿之重復者乃爲天子禮耶不然何以語皆出顏
而二傳異釋也鄭司農釋周禮朝士所掌外朝曰今
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也司農所
見東都制也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
門隨時聽事明帝時但爲東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
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併存即周禮

外朝也千寶注曰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
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由鄭應干三說合之人
臣府第乃有殿焉則師古謂凡高嚴之屋皆得稱殿
似矣而三人同辭皆謂此殿以朝會爲名而天子又
嘗臨幸則恐司徒未必敢以聽事也若霸府殿正受
計其上則是相府所得專有豈西都於此種等差未
致其察也故魯雖諸侯王而靈光巋然亦不以僭制
而毀削也且其得名爲殿者以嘗受朝備臨幸則他
公府不皆有而朝會臨幸亦止在司徒府耶按漢官
典儀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則亦不在禁中諸家謂古
外朝在路門之外其地亦與古應也則是殿也雖立
於司徒府非司徒可得而有也

漢三公

董賢傳哀帝冊賢爲大司馬曰建爾于公班固曰是
時賢雖爲三公常給事中則以大司馬爲三公也史
記儒林傳倪寬至御史大夫卒史遷曰寬位三公位
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張湯爲御史大夫既被薄責
乃曰湯起刀筆陛下幸致位三公又元后傳王音爲
御史大夫列於三公則知漢語亦以御史大夫爲三
公也

千金

漢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十金之直可辦中人一家之產也然則其數一金不當止於一兩矣說者各隨所見而別多少皆不適中以予觀之古者一代事物各爲一制不但正朔服色而已周人之金以鎰計鎰二十兩也漢人之金以斤計斤方寸而重一斤也惠帝初卽位賜視作匠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是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則漢云一金者皆爲金一斤呂刑贖法計鍰輸金諸家謂鍰六兩也金黃鐵銅也五金皆金知銅爲黃鐵也孔

三百十六

穎達曰釋舜典者謂贖金爲黃金其實銅也故周金雖有鍰鎰二名而黃金不以鍰計也

衛霍家

檛頗師古注二傳則衛霍二家皆附茂陵霍家之上琢石爲祈連山及人馬衛家之旁有長主家相併至唐皆無恙而茂陵晉時爲人所發矣此張釋之所謂其中無可欲者則雖無石槨抑何戚焉者也悲夫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六目錄

卷之十六

愛奘我龜
鐵券
六州歌頭
檢
木蘭
鼎子
九卿
建康新亭

據嘉靖本尚缺此五條

六帖
度
魚袋
麒麟
天鹿辟邪
護駕
嶓冢
立仗
銅柱
兩漢闕
玉食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六目録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六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渼校

爰契我龜

緜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鄭皆以契爲開非也古卜卜人令龜已遂預取吉兆墨畫其上然後灼之灼文適順其畫是爲食墨者吉其兆不應墨則云不食不食則龜不從也故洛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龜之所食者畫洛之兆而河朔黎水之兆不食也古公亶父之改居經始而

謀度之未敢以爲可居也以墨令龜而兆與墨同故曰契契者合也人謀與龜協合也上言爰始爰謀以我合龜也曰止曰行龜之語我者可以止可以行也

鐵券

唐代宗紀功臣皆賜鐵券藏名太廟畫像凌煙閣錢鏐家在五季世嘗得之而唐文粹有賜王武俊鐵券文今世遂無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予按唐辛齊炅玉堂新制鐵券半缺形如小木甑上有四竅可以穿條凸面鐫字陷金以煥之從齊炅所記以想其制是券也鐵質金字本行正圓而空虛其中鐫勒制文於外已乃用古傳別法中分其器而二之一以藏官一以授諸得券之人故今存於世者形如半甑正與契券兩別之理相應也周禮少宰聽稱責以傳別二鄭謂大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兩家各得一者是其證也周之傳別主市易要約故其札以本老氏所謂如執左契者是也後世鍊券要之取録功堅久之義故以鍊爲之其謂形如半甑者正是一札而兩分之也是命以鍊爲券無有辨其所始者按漢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冊書鍊券金櫃石室藏之宗廟其殆鍊券所始耶至功臣表所載山河帶礪等語乃鐵券冊書

文也漢曰契後世曰券皆結約之謂也

六州歌頭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聲爲吊古詞如秦亡草昧劉項起吞并者是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其歌使人悵慨良不與豔辭同科誠可喜也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并六州爲曲每大禮宿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爲警場眞宗至自幸亳親饗太廟登歌始作聞奏厥政和七年詔六州改名崇明遂詔自今行禮罷乃奏政和其稱謂已熟也今前輩集中祀然天下仍謂之六州

大祀大卹皆有此詞

檢

檢校函檢皆從木今從手非是唐韻謂檢乃斂字非檢字是也急就章曰簡札檢署蘗牘家顏師古曰檢之言禁也削木施於物上所以禁閉之使不得輒開露也署謂題書其上也古制如此其字從木審也以顏言推之則檢之者以木爲函納書文其中而簽題其上自唐及今匭檢皆其物也

木蘭

樂府有木蘭廻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

人爲作詩然不著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大點兵語知其生世非隋卽唐也女子能爲許事其義且武在緜蠻上或者疑爲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曰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既有廟貌又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亦異哉

鼎子

今衛士扈駕清道者其著籍名爲等子誤矣東方朔傳夏育爲鼎官頹籀注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

今殿前舉鼎者也然則今之衛士以力選而誰何犯蹕者當爲鼎子不應爲等子也若謂等爲差等之等而取其軀幹中尺寸則凡今軍人不以長短率中等乃得刺補何以獨於此曹名等子也歟

九卿

漢制九卿今侍從也然九卿侍從爲九史無明制獨可卽當時話言以求其何者爲卿尚可追出甚多其數不止於九也汲黯爲主爵都尉傳言列九卿取接天下名士大夫鄭當時至九卿爲右內史杜鄴曰陳咸爲少府在

九卿高弟王温舒尹齊更迭爲中尉義縱爲右內史
王言三人以急刻爲九卿劉更生元帝初爲宗正尋
免官復爲中郎韋元成劉更生前爲九卿馮野王爲
大鴻臚有司奏王勇不宜備九卿張敞爲京兆尹亡
命天子召敞敞上書言臣前得備列卿待罪京兆張
祿勛繫獄石顯使史高言之元帝下九卿大夫獄汲
黯過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湯拒諫飾非公爲九卿
不早言之何上官桀反大司農楊敞不敢發其事傳
詔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薛宣大農議皮幣微
反唇張湯奏異當九卿見今不入言而腹非升將隆
爲執金吾哀帝制詔毋將隆位九卿無以正朝廷之
不逮按此即王爵都尉廷尉右內史少府中尉宗正
大鴻臚京兆尹太常右扶風光祿勛（御史大夫大司）農執金
吾凡十四職者實皆正爲列卿矣而時人所舉獨以
九卿爲言故難曉也百官公卿表第列公卿位行几
十四等自丞相以至列將軍自不與九卿交雜矣至
從奉常數之以至左右內史凡十品一品中又有數
更其名者摠而數之又爲二十六名則其十品二十

六名者又不與九數相應愈益難解又如奉常之與太常廷尉之與大理本猶職也而名稱前後不一則猶可謂其兩出至宗正與治粟內史水衛之與右扶風同列一等則職位殊不相入只如左馮翊可與京兆內史參附而又不與右扶風相屬如此之類殆不可以意推定之也蓋嘗反而求之則班固嘗明列九卿矣百官公卿表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是固之立九卿揔目也而十品二十六名者族而會之悉卿列於卿則數詎止九哉然班固雖本漢語而達之周制雜數三孤六卿以爲九卿而周制實不然也周官固嘗列孤於卿矣如曰孤卿特揖孤卿位於棘是嘗比而同之矣然此其謂爲孤卿者蓋朝廷位於棘是著所列取其降於三公一等而下與六卿同位故連文以爲之稱本無三公六卿紫數以爲九卿之文也若曰三孤已行卿事而得參紫言之則三公未嘗不爲冢宰如周公爲師而位冢宰正百官是公亦爲卿何以獨孤於卿而并爲九名也哉則固語亦未愜又予嘗質之遷史而得其歸也遷之傳張湯而及趙禹曰禹爲少府比九卿夫比之爲言猶視也五嶽視三公非三公矣而品秩得與之同故曰

比曰昧明非本品特比附之耳夫少府既非九卿而得比九卿則九卿本九後不啻九何足疑也固書率多因遷而務在簡文故其傳禹直曰禹爲少府九卿刊一比字而漢世非卿比卿之制遂不可推尋至其列表以志公卿亦自雜數無別也乃知夏五郭公聖人不肯加損其有深意也哉今世二府本取府第東西對立以爲稱謂後雖宰相執政崇多至七八人亦止以二府目之則漢之列卿數溢於九而槩以九卿命之亦語例文熟自無他說也

建康新亭

今建康新亭在朱雀航西五里許南傍小山北枕小浦俗呼爲鵝項鵝項者蓋江山分派而下以與秦淮會于城外者也蕭衍之入建康也東昏命李居士屯新亭拒曹景宗居士既爲景宗所敗請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而新亭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據此則曹景宗自上流而下李居士出據新亭拒之新亭固當在建康之西矣然其燒諸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而新亭以北皆盡則新亭之北當大有邑屋乃與之應今之新亭北據鵝項鵝項之外去大江絶不遠縱江塹流漲古今稍有不同而大江正派未之有改鵝項之外

卽皆漲沙漲沙之外卽是大江安得更有邑屋以此考審晉之新亭計當在長干寺南不當在鵝項河側矣又按晉劉氏世說新亭臯之舊基先已淪壞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徒創今地夫晉時指謂今地者乃王導正色言尅復神州處此時亭址已非臯舊則今亭又異於晉其更葺固不足怪也

六帖

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賦詞制文采用者各以門目類粹而摠名其書爲六帖白既不自釋所以名後人亦無辨者偶閱唐制其時取士凡六科科別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文書爲應科第說則以帖爲各其取者兼取其少也

度

古帝王必用度量後世所傳商尺周漢尺不相叅同蓋世異而制殊無足怪也今雖國有度定俗不一制曰官尺者與浙尺同僅比淮尺十八而京尺者又多淮尺十二公私隨事致用元無定則亦嘗怪之蓋見

唐制而知其來久矣金部定度以北方秬黍中者爲
則凡橫度及百黍即爲一尺此自其一代之法不須
較古今同異也然此尺既定而尺加二寸別名大尺
又因著爲之令曰鍾律冠冕之類則用秬尺內外官
司悉用大尺則國立之制明爲二體其與古人同度
量之義乖矣唐帛每四丈爲一匹用大尺準之蓋秬
尺四十八尺也秬尺長短不知今何尺然今官帛
亦以四丈爲匹而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準以淮
尺正其四丈也國朝事多本唐豈今之省尺即用唐
秬尺爲定耶不然何爲官府通用省尺而繒帛特用
淮尺也

魚袋

六典符寶郎載隨身魚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
親王以金庶官以銀佩以金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
焉不刻者傳而佩之注云符上皆題云某位姓名其
官止一貲者不著姓名金以袋盛其袋三品以上飾
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不佩
若在家非時及出使別敕召檢校并領兵在外者不
別給符契若須回改處分者勘符同然後承用按此
而言即今之魚袋雖沿唐制但存形模全無其用今

之用玉金銀爲魚形附著其上者特其飾耳今用黑韋方直附身者始是唐始世所用以貯魚符者是之謂袋袋中實有符契即右一而與左二合者也凡有召或使令即從中出半契合驗以防詐僞故不別給符契者憑袋中半符爲信本朝命令多用敕書罕有用契即所給魚袋特存遺制以爲品服之別耳其飾魚者固爲以文而韋韋之不復有契但以木檀涌充其中人亦不復能明其何用何象也然唐制有二種有隨身符即以給其人者故書其人姓名及其致仕即以納官有傳符即不刻某官姓名但言某司符契

大典注文所謂皆須遞相付十月內申禮部是也白樂天嘗暫爲拾遺佩銀魚已而不爲此官則不佩故其詩曰親朋相見問何如物色恩光盡反訝無柰嬌癡三歲女遶腰啼哭覓銀魚即六典謂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不佩者而白雖暫借尋亦歸之於官也黃緇綽服緋無魚故取獺尾垂着腰上作俳語謂明皇曰賜緋毛魚袋毛語及即無爲也帝喻其意以言卻止之曰魚袋者五品以上入閤合符即用之汝何可得六典非五品不佩又敕召不別給契止用魚符爲契皆典之合也又按趙上交云自武德時正員帶闕

官始得佩而添置員外試判檢校官皆不得佩其後隨事許佩增益滋多垂拱中以給都督刺史則非京官亦佩神龍元年刑部王嗣玉景龍三年特進皆許佩金則散職亦佩開元九年用中書令張嘉正奏而致仕及以理去官皆許仍佩朱紫因之亦益以多

麒麟

古有麒麟非馬也其字亦不從馬魯詩有麒說文云青驪文如傳慕也類篇有麟引爾雅爲說曰青麒麟驅馬之斑文也是古雖有麒麟字皆以其毛色命之至淮南子始曰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尼毛者皆生於庶獸則漢世已用馬之上品配麟龍而加馬其旁矣故唐廐遂以祥麟院爲名老杜詩近聞下詔宣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是用天上石麒麟爲事正以騏驎爲麒麟矣

天鹿辟邪

烏弋有挑拔孟康曰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大鹿兩角者或爲辟邪西域傳

護駕

豹尾以前比省中尚書侍郎御史令史皆執注以督整車騎所謂護駕也

山下有嵋冢壓角立仗馬銅柱兩漢闕玉食六條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六

自卷十一至此凡六卷皆獲明鈔儒學警悟校正

己卯十一月初九夜藏園叟記

程氏演繁露跋

閣學尚書程公博極群書古今之事無不稽考其所以辨疑解惑以示後學者無一字無來處應行庚子夏分教溫陵始得其禹貢圖論時獲請益而公方宪心群政不能奉客盡即閒與其倩丁教授叔簡游丁蓋同年進士也最相善公之好學不以寒暑晝夜易其志裁決之餘即研核古事未嘗去手因力求其所得於公者久之乃出其所録二書曰攷古編曰演繁露迺密請以歸披讀展玩曠若發蒙始歎曰人之有

疑不決者得其書豈不大有開明乎卽亟命繕寫鋟
木以傳與天下之疑者爲耆龜亦一快也淳熙辛丑
季秋朔日廸功郎充泉州州學教授陳應行謹跋

又跋

右書承命刊布久矣方字纂成倫類其可負先生之
托哉謹用鏤板以廣程氏先生之學使學者由其言
而得其書蓋自陳公廣文之用心茲所以兩全其美
也門弟侄成故識諸卷末

卷之一

制度

以兵代民役

饑民强盜人穀米

三司借内藏錢

改官用職司

張亢

講讀官坐立

殿前三司軍職

殿試不落人
階級法
鄉兵保捷義勇等
潁昌府順昌軍
密院進入文字押字
外人得分同居物産
配流法
差除行辭
呂公著論臺諫
兩制
濮王
讀疑
試銜
莊獻不入景靈宮
政和官制
高麗境墅
謝花在殿上殿下
忌日惟宰執不入
到官呈告勅
宰執宮觀降再任指揮

太祖右文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一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一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渼校

制度

以兵代民役

建隆二年以前代傳置悉用民夫至是詔募軍卒代之至三年正月詔不得以逆旅僑民充遞夫

饑民强盜人穀米

舊法歲饑强發倉窖皆死　太祖真宗多因奏讞特許貸配元不明立爲法天聖三年詔陝西州軍持仗

刼人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配非首謀者又減一等仍令長吏密以詔書從事自是諸路災傷即降不下司勑而饑民盜取穀食多蒙活宥按此即是矜其迫饑爲之故特貸其死然不明立之法亦不明降詔命者恐人借此以犯也實元二年西川饑饉詔刼廩穀非傷殺人者並刺配牢城爲首者配出川界皇祐三年信州民有刼米傷主者當死上以其迫饑故貸死至和六年楊安國讀周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乃過誤之民耳今衆持兵仗刼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饑饉不能恤至爲盜而又殺之不亦甚乎治平四年九月詔災傷州縣持仗强盜不以財物解斗但同謀三人以上傷人及計贓罪死者捕獲已嘗爲盜至徒經斷不以赦前後今犯至死者依元條不用災傷減等則是覺恕貸之不足以戢盜而改出此令足爲至當也

三司借内藏錢

景祐元年閏六月謝絳言内藏歲受鑄錢百餘萬緡而歲給左藏庫及三年一郊慶歲及九十萬緡所餘無幾請以天下所鑄錢盡入三司十年責以移用與夫滯積大盈利害遠矣　祖宗時三司常借内庫錢

觀此卽知當時新鑄錢亦入內庫却從而給與之耳
今鑄錢數雖少於舊要之悉入外藏則難如　祖宗
時常借矣景祐四年內藏庫言歲收緡錢三十萬助
三司天禧三年詔書切責三司毋得復借自明道二
年距今才四年所借錢帛凡九百十七萬二千詔戒
飭之治平元年詔三司用內藏庫錢三十萬貫修奉
仁宗山陵依乾興例蠲其半餘聽漸還

改官用職司

景祐三年詳定內外官所舉州縣幕職官各有合舉
員數其轉運使副提刑不限人數舊當三人者止當
一人仍須有本部監司長吏及通判薦舉者始聽磨
勘按此時監司長吏通判皆得爲職司今則不可兼
轉運使及副提刑一狀當三狀今皆不然也

張亢

仁宗時契丹聚兵幽涿間張亢丁母憂起爲北京使
知安肅軍亢曰萬一契丹背約臣請擐甲爲諸軍先
既而元昊叛慶曆元年亢爲鄜延路都鈐轄知鄜州
與部英宗諱許懷德不相能上令戒諭若固爲此以來
內徙當悉奪官安置緣邊既而亢上邊事乞赴闕面
陳如臣言狂率不可用乞重降黜不報本傳言令驛

奏攄本傳亢乃出力多非避事

講讀官坐立

皇祐三年詔邇英閣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侍敷對餘皆賜坐侍於閣中天聖以前皆坐侍自皇祐以前皆立侍至是帝屢面諭以經文義旨須詳悉詢說卿等無乃煩倦否遂有是詔以爲永制慶曆元年侍講呂公著王安石言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後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詔付禮官後韓維刁約胡宗愈等言賜坐蓋出優禮　祖宗或賜講臣坐者以其敷暢經藝也

太宗開寶中李穆薦王昭素召對便殿賜坐講易乾卦　太宗端拱中幸國子監令有司張帝幕設別座令李覺講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得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於前臣以爲宜如天禧舊制判太常寺龔鼎臣等言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爲宜若謂傳道近師則今講解皆先儒章句非有爲師之實安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初孫奭坐講　仁宗尚幼跂案以聽之奭因遂立講論者不以爲是上問曾公亮公亮但稱臣侍　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上面諭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殿前三司軍職

周恭帝時李重進出鎮揚州領宿衛如故　太祖受禪命韓令坤代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正是奪其所帶軍職耳建隆二年七月凡諸將職典禁衛者例罷悉除節度使獨石守信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實亦帶以爲職元不典兵也至三年守信亦表解軍職許之則守信竟不自安也

殿試不落人

長編曰嘉祐二年賜進士章衡等及第出身共三百八十八人是歲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李復圭紀聞云是春以進士羣辱歐陽修之故殿試不落一人案實錄試進士李寔等四百人而得第者三百八十八人謂之不落一人固舉大約言之耳特不知禮部奏名實爲幾人故其留黜之數不容參攷案皇祐元年廷試取四百九十八人五年取五百二十人至嘉祐四年所取又止一百六十五人六年一百八十三人閱兩舉才共取三百四十八人耳雖緣其時初制間年一開科舉故約此意指似是禮部奏名先減其額故廷試雖不落人其得第者少是亦朝三暮四之比也又緣其時立制減去諸州解額之半禮部以半

游仰

額紐數而取故奏名已少及至廷試不用汰黜也

階級法

階級法本文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世傳　太祖聖語故著諸令今長編則遂於　眞宗時登載案司馬光嘉祐七年上疏論禮法曰　太祖申明軍法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則其制不起　眞宗時恐長編不審也

鄉兵保捷義勇等

咸平四年取陝西稅戶爲義軍家出一丁號曰保毅軍四年吳蒨點得六萬八千七百餘人官給糧戍邊則此義軍行諸陝西未及它路也其年五月集近京諸州丁壯選隸軍籍則已用陝西法行之它路矣其年名河北鄉兵爲忠烈宣勇未見名始何時并代司兵名爲廣銳祥符六年以雄覇所調爲忠順指揮名始此年慶曆元年槩於近邊募土人爲之名護塞二年二月簡河北疆壯勁勇者刺手背爲義勇指揮嘉祐四年大名府路安撫李昭亮言河北州軍見闕義勇乞令二年內補足其疆壯緣不係教閱欲候義勇足日亦令補復即是疆壯別是一法却於疆壯中選補義勇也三月簡河東弓手不刺面爲義勇陝西弓手爲保捷治平元年宰臣韓琦乞於陝西路選鄉兵富戶三丁揀取一丁仍刺手背以義勇爲名

差徐億等往凡剌十三萬八千四百餘人而河北義勇之制始達于陝西司馬光陳請今但怪陝西無義勇不知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即慶曆二年所刱是也）是其實也然會要記保捷始慶曆二年而天聖五年已有臣僚言秦州十年不曾揀選保捷嘗令秦州分析則前乎慶曆已有保捷矣熙寧八年夔州路提刑言乞差黔州義勇往瀘州界防捉不聞黔州自置義勇今之所指黔州義勇當是自陝西抽戍耶其年兵部言隴成州義勇應援熙河不足乞差保丁充數則義勇外又差保丁

潁昌府順昌軍

神宗初爲忠武軍節度淮陽郡王後封潁王案忠武軍即許州也故元豐三年陞許州爲潁昌府者以嘗領節忠武也後封真王而國於潁則潁州也故元豐二年陞潁州爲順昌軍者爲王封之舊也軍後陞府即順昌府也張舜民言熙寧初陞潁州爲順昌軍又知其誤遂陞許州爲潁昌府長編辨其誤蓋陞潁州乃淮陽郡亦非潁州也舜民兩說皆誤也

密院進入文字押字

子在館中見秘閣所藏有太祖時宰執進入文字上有御筆自加處而趙韓王輩奉行以出則皆押字不書名不書臣常疑之後因閱實録見元豐五年五月詔三省樞密院自今後應入進文字用押字者並依三省例書臣名乃知至神宗時猶存押字例也

外人得分同居物産

元豐六年提舉河北保甲司言乞義子孫舍居壻隨母子孫接脚夫等見爲保甲者候分居日比有分親屬給半詔著爲令按今文外人曾與本家同居久者許給分數恐立法因此然深詮此法是特欲優立刑條使外人肯以它姓代克保甲焉耳

配流法

太宗已前因犯配人不以遠近並押赴闕下恐是欲揀其强悍者爲兵也後數有言其在道費傳送或逃亡者乃始立地里數配隸神宗以流人遠去鄉邑又有弊如上所言遂倣古徙法加決刺隨所犯罪應流法加決刺隨所在配諸軍重役元豐八年八月中丞黃履有言於是降旨令配行又王巖叟深言其害本鄉及報讐事

差除行詞

舊制凡有除授格當命詞者無今時初除信劄皆即

日命詞詞出便給告故唐制五禁稽緩居其一王震
序曾鞏集述其詞命敏疾曰元豐官制初行日多除
授詞頭至子固即爲之詞授院吏上馬去又慰寧間
司馬光除樞副光適入對神宗面諭之曰告已在閣
門矣用此觀之則凡有除授即命詞詞下即給告不
淹日也至元祐二年五月戊辰殿中侍御史孫升罷
知濟州諫議梁燾知潞州其月壬子朔則戊辰者十
七日也其日右丞劉摯上疏論升燾行遣太重其文
曰十五日呂公著送示內降批旨爲升燾罷臺諫乞
留此二人今雖已有成命命猶未下比至進告尚須
一兩日据摯此言即十五日降命其進告當在十九
二十日間則是時已自隔數日不給告矣不知不候
授告先降劄子供職起自何時或說在南渡後

呂公著論臺諫

元祐二年監察御史張舜民言夏國封冊使劉奉世
是文彥博欲有所潤故以起居舍人使藩臣詔罷御
史已而臺諫王巖叟傅堯俞等救之屢章不已右僕
射呂公著奏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嚴叟等皆它除
出臺別用賈易爲司諫易因論蘇軾曰文彥博實主
之太皇欲峻責易曰不責易此亦難作音做公著力爭

曰不先逐臣易命亦不可行乃止罷諫職既退公著謂同列曰主上方富春秋鬱異時將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主上者當爾之時正賴左右力諍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事也呂大防王存皆曰仁者之勇也按此章公著先乞移臺諫既嘗行之則禁中以爲當然故不一日便徑欲峻責賈易公著覺之故因易事力諍以冀他時不爾其實公著失之於前也至三年二月正言劉安世論不當罷言事官曰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諫以折其謀及禍胎既成聖賢不能救其害安世乃言責若出於大臣之意臣謂姦人用事之始任臺

因宣仁問司馬光門下寀厚人呂公著以安世對遂自正字遷正言此之所指可見前輩不爲比周

三年六月內批王覿論列不當罷諫議大夫與外任不與職名以覿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也翌日甲子呂公著論疏未行內批後又與文彥博呂大防范純仁等繼論曾肇封還詞頭純仁不敢簽書趙挺之楊康國皆乞留覿竟不許僅加直龍圖閣知潤州此又起於輕易臺諫云

兩制

蘇易簡續翰林志晉天福中從宰臣馮道奏詔翰林

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自是舍人晝直者當
中書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元年六月詔曰翰林學
士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偶自近年權停內宇況司
詔命必在深嚴宜復置學士院桑維翰所建也凡今
合言兩制者皆始此也此時未有權侍郎故外制爲
從官之初也

濮王

太宗子魯王元份之第四子是爲濮王　祖宗之法
天子之子封王元份已封魯王矣而濮王乃元份之
子太宗之孫也至　仁宗慶曆四年封汝南郡王嘉
祐四年薨追封濮王謚安懿本傳　英宗治平三年以
王坐爲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尋以王之
子宗慤爲濮國公奉祀後至元豐七年方有嗣王其
年詔曰朕以上承　仁宗宗廟之重義不得兼奉私
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

讀疑

明道二年集賢平章事張士遜加門下侍郎昭文館
大學士監修國史不知併加二館職何也

試衙

明道二年懷安軍判官熊文稚乞以三任告回乞毋

以下文測之則所缺當是祕字

封詔與之仍授家便試銜知縣如此試銜亦任事受俸耶不然何爲令就家便優養也

莊獻不入景靈宮

明道二年奉安莊獻明肅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莊太后於景靈宮廣孝殿然則莊獻不入景靈耶

政和官制

題云政和官制因其舊名耳中載元豐新制與　國朝舊制參列釐革簡淨易見至大觀二年以元豐改制有未盡者如寄祿官不分左右則叙爵制祿等級希少人易以及遂自朝議大夫至金紫光祿大夫增

三百二十四

朔新名於是以光祿大夫代舊右銀青光祿大夫以宣奉大夫代左光祿大夫正奉大夫代右光祿大夫通奉大夫代右正議大夫中奉大夫代左中散大夫奉直大夫代右朝議大夫而又別立武選郎大夫新名悉換舊其官其使侍禁三班之類政和三年又立選人七階換舊州縣節察推判之類與婦爵封夫人以下革去郡縣君之號五年又朔置貼職五年道職

跋文臣品秩有詔

高麗境望

海外行程記者南唐章僚記其使高麗所經所見也

中引保大初徐弼使事爲證卽當是後主末年也僚之使也魯女眞獻馬於麗其人僅百餘輩在市商物價不相中輒引弓擬人人莫敢向則其兇悍有素麗不能誰何矣麗主王建嘗資其馬萬疋以平百濟則諸家謂女眞犯遼初時力弱無器械者誤也予見舊史自平遼間陸趨高麗者多直東行意麗金海與平遼等處對東而出而明人登舡商販于麗者乃皆徵北金東而往耳今觀僚所書水程乃自海萊二州須得西南風乃行則麗地之與中國對者已在山東之東矣而麗之屬郡有康州者又在麗南五千里乃與明州相對康之鄰郡曰武州自產橘柚又明言其氣候正似餘姚則麗之與明其斜相對値蓋相爲東西而微金西北矣

謝花在殿上殿下

閣門舊儀大宴更衣降坐羣臣退及再坐羣臣先升殿既御坐羣臣謝花拜于坐次天禧中司諫祖士衡上言乞御再坐謝花于庭乃引上

忌日惟宰執不入

勑大忌日六曹諸司金不作假執政官早出官司不得隨出前次凡有駕幸百官皆早出也文昌錄四

到官呈告勑

今人初之官賫告勑呈長官乃得眎事其來尚矣漢王尊傳曰尊爲東平王相眎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謁者則是古已有呈勑例矣

宰執宮觀降再任指揮

紹興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詔前宰執宮觀難以理數任滿未有除授即合依舊宮祠自此宰執嘗得奉祠者始不計年而長食祠祿也前乎此者如范宗尹富直柔葉夢得之在三年韓肖胄徐俯之在六年皆再降命乃得再任是時雖嘗位宰執亦以二年爲任滿二歲即再降差命乃可得祿也至十二年四月依朱勝非所乞宮祠滿日再任當是有司失引前詔耶至十七年四月前持服人程克俊乞奉祠詔令依舊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即是因持服解官故須再乞而再降命非任滿則命也

此下有永厚陵方中及基諫官許与不許言事二則

太祖右文

五代間凡爲節度使皆補親隨爲鎮將鎮將者如兩京軍巡諸州馬步軍判官是也此等既是武人又皆有所憑恃得以肆爲非法民間甚苦之　太祖微時

深知其弊建隆二年二月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
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近臣皆莫對吏臣李沆表載
此事罪當時之臣不能將順也其年十月詔吏部流
內銓鎮將皆注擬選人又至三年每縣置尉一員盜
賊鬬訟不得更委鎮將復如舊制並以委尉蓋趙晉
之謀也武人多不知書案牘法令書判行移悉仰胥
吏民之受病既多而又果於營私如親隨悉爲鎮將
其類不止一事　太祖於是州置通判明詔州事取
決焉而武臣之爲太守者不得專執聖見皆出乎此也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二

永厚陵方中

温公日記　英廟陵舊制曰山陵皇堂累石爲四
壁積材木於上乃卷石以覆之　神宗以材木有時
而朽則卷石必墜於梓宮不便更令就地爲石槨以
藏梓宮總管張若水恐穿地或黎陷四壁乃請於平
地累石爲槨及後山陵後土梓宮入降隧道井石槨
西首御衣床不及地一尺而止俟已時一刻乃下仍
於其上布方木及蓋條石乃設御座於蓋下闔門石
出築合隧道案此則是　神宗慮木久遠必朽朽必
壓故專令卷石爲槨起自地上石既四周搭起交相

深知其弊建隆二年二月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
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近臣皆莫對吏臣李沆表載
此事罪當時之臣不能將順也其年十月詔吏部流
內銓鎮將皆注擬選人又至三年每縣置尉一員盜
賊鬬訟不得更委鎮將復如舊制並以委尉蓋趙晉
之謀也武人多不知書案牘法令書判行移悉仰胥
吏民之受病既多而又果於營私如親隨悉爲鎮將
其類不止一事　太祖於是州置通判明詔州事取
決焉而武臣之爲太守者不得專執聖見皆出乎　此也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二　四庫七月十六日校

永厚陵方中

温公曰記　英廟陵舊制曰山陵皇堂累石爲四
壁積材木於上乃卷石以覆之　神宗以材木有時
而朽則卷石必墜於梓宮不便更令就地爲石槨以
藏梓宮總管張若水恐穿地或黎陷四壁乃請於平
地累石爲槨及後山陵後土梓宮入降隧道井石槨
西首御夷床不及地一尺而止俟已時一刻乃下仍
於其上布方木及蓋條石乃設御座於蓋下闔門石
出築合隧道案此則是　神宗慮木久遠必朽朽必
壓故專令卷石爲槨起自地上石既四周捲起交相

鈎鬬永不壓壞最為堅耐趙州石橋正用捲石法故
大水不能齧重車不能壞也　神宗雖有此旨若水
董役不敢廢去舊制故捲石之上仍鋪蓋木設使蓋
木朽壞而其下自捲石承之殆無害也

臺諫官許與不許言事

雍熙元年田錫以拾遺知睦州上書言事曰職次忝
居於諫省敢不常思補報此時拾遺乃階官也則是
階帶拾遺者亦得言事也淳化五年詔三司官屬不
得出位言事張觀階為司諫而充三司判官上疏言
自唐則天時置遺闕固當言事上怒曰比令三司率
職耳非令諫官不言事也則是時階官之為遺闕者
亦許言事也天聖九年七月權度支判官右正言陳
執中罷度支判官諫院供職說曰　國朝承五代之
弊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為三令之官裁用以
定俸入而不親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
敕許陳院供職者乃曰諫官故慶曆二年以魚周詢
王素歐陽修並知諫院周詢固辭以太常博士集賢
校理余靖為右正言十一月以祕閣校理孫甫為右
正言皆明令諫院供職則是至此始立定制階帶諫
職不得言事而詔許赴院供職乃得言是也其年七

月以太常丞尹洙為右司諫知謂州則用司諫為階使有升進以寵其行耳不得真為諫官也知制誥田況言令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唐遺補之任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矣而位序不正乃與衆人同進同退非所表顯之也兼王素歐陽修蔡襄皆以它官知諫院居兩省之職而不得預內朝之列乞令後令綴兩省班已而丁度等詳定乞許比直龍圖閣及修起居注例日赴內朝則是它官知諫院者如許例於兩省官班也皇祐五年詔以新知復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至和二年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為言事御史中丞張昇言希孟論事私邪向者親奉德音言面貴希孟故自言事臺官除開封判官中外稱快今却克言事臺官事人夫望又言侍御史舊雖一員自來多止除一員已有馬遵依詔改希孟為外郎除湖南運使按此即是御史之中自有許之言事者亦有不許言事者皆聽臨時專命不謂階帶諫聽職即許言事也嘉祐五年以侍御史趙抃為右司諫赴諫院供職七年詔右正言知蔡州王陶赴諫院供職則是仍其所帶之階許之歸院供職

更不別除諫員也

卷之二

制度
知州
宗子取解取應額
大勑改京官
舊已授差遣不待闕
徽州苗絹
黜責帥臣亦降召命
萬壽觀

舉子稱習進士
令甲令丙
郊後謝太乙宮
初禁礬
諫官不兼它職
諫官始得面論事
郎中致仕與一子官
帶館職出外
枌榆
張公喫酒李公醉
參知政事知外郡
監司
女樂隸太常
納錢度僧道
江南丁口錢
收茶征聽民自賣茶
驛券出樞密
內中
新亭
三司使

方鳩俾功
馬步殿三司
父子同省人以爲非
避親
直學士
元祐入仕數
丞郎
寄禄官階官
京朝官實封劄子
元絳知潁州使服學士金帶如舊
舉官連坐自謝濤始
摘文堂
吳越改元
裴延齡科草
預買
周田畝數
羨道墓誌
台鈞衙
聖節進馬
誕日設齋用樂

入兩閣門吉凶異制
差考試道卒有恩澤
簽樞
臨奠已罷執政
改劭字
納陛
四川總領財賦結總領在四川上
當講官口義
不兼經筵遇講讀即赴
知州不該舉京官職官即令通舉二卷目終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二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渼校

制度

知州

唐世州郡分上中下三等其結銜分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名稱雖有高下實皆守臣也於是其銜爲某州節度若觀察或防團者苟非遥領即是眞任此州太守非虛稱矣太祖之平李筠也會李繼勳上黨來朝即命繼勳就守其郡繼勳官品適與上黨郡品兩相

當匹遂以繼勳爲昭義節度既曰節度昭義卽是昭義太守焉耳非如遥領節鎮但虛假名稱而已也及平揚州以宣徽使李處耘權知揚州宣徽者處耘之官也權知揚州者實爲揚州太守也爲其職元爲宣徽故不改本鎮節鉞而實行州事故其結銜曰權知揚州也此時雖一時權制而　太祖之規撫實已素定矣乾德元年有事荆湖方會兵襄陽卽以邊光範權知襄州其銜亦爲權知也此時高繼冲尚據荆南朝命已嘗使之權判荆南矣及其納土不欲遽易他人卽就命繼冲爲荆南節度而用王仁贍爲巡檢以

叅總其兵則仁贍實預州事而繼冲之節度荆南者但以繫銜而已至其年六月竟用仁贍權知荆南則

太祖初撫可攷矣後既盡得荆湖北乃遂分命呂餘慶鎮潭州李昉鎮衡州薛居正鎮鼎州（州之舊名犯廟諱）其結銜皆曰權知而凡他臣得郡者皆放此爲制行之積久大藩鎮多授文臣乃始盡正其銜明曰知某府某州軍州事也慶曆八年塞澶州決河命步軍副都指揮使郭承祐權知澶州又以戶部判官燕度同知澶州兼修河事非一州而兩太守也同知之名卽通判也皇祐五年詔知州軍武臣並須與僚屬謀議

公事毋得專決監司常檢舉之案皇祐此制而參以
太祖詔旨卽武臣之爲知州軍者實爲其人常有
功績無以處之故令領郡以郡祿優酬之耳卽柳子
厚之論封建謂聖人之不得已者也然則 太祖用
武臣爲守而使文臣與爲通判其意正與置文尉而
換鎭將同爲一見矣

宗子取解取應額

紹興十五年十一月臣寮劄子昨來國子監申請行
在宗室並赴監試如外任及宮廟並赴漕試其監試
有官鎖應七人取三人無官應舉七人取四人無官
祖免親取應文理通者爲合格不限人數惟赴運司
試所取之數與進士一同非所以奬進宗子乞除行
在宗子依見法外諸路宗子不以有官無官如願試
行在應舉鎖應並依熙寧舊制許赴監試請解赴省
如不願前來依見行崇寧貢舉法行案此所言是崇
寧運司取人數必少於熙寧蓋崇寧非不欲優之爲
親遠屬疎比熙寧不同

大勑改京官

嘗聞人說今前宰執一年許舉五員改官者初立法
時一年止發一削有此一削便徑改京官丁未九月

二十五日讀青箱雜記云解寘王爲登州黃縣令陳
執中用大赦舉改京官大赦者豈非一狀遂可改官
者耶又景祐三年制舊制轉運使副及提點刑獄舊
當二人者止當一人
舊已授差遣不待闕
祥符八年詔審官院以近地二年半以上遠地二年
以上權與差替不爲永例上以京朝官候闕既久奉
朝者頗多故有是詔案此則其時京朝官有在京奉
朝須有闕出乃授授已即赴不嘗逆用未該替闕也
自 太祖太宗時數下詔戒已授而路程外 月不

赴者又有川峽在任人未及三年優恩許替者 會
要咸平三年二月向敏中言選人有在任一年已注
替人致不成三考今後須見任官二周年半即得注
替如未有闕曉示各令待闕每季一集更不使隔季
員闕川廣漳泉等處見任 詮許成資日注 即見不差
待闕人也
天聖元年晏殊言大中祥符二年東封赦放選時三
千人銓司注擬不足始擘畫隔年豫使季闕後遂爲
例今待闕人不多欲今後且用見闕景祐三年審官
院言見在院待闕官凡九十二人欲 詮以到任一年
半使闕候見任官滿三十月許赴此則注官後待闕

之始也

徽州苗絹

自楊炎立兩稅法農田一年歲輸官兩色蠶熟則輸紬綿絹絲亦有輸麥者秋稻熟則專輸米皆及時而取所有也唐行兩稅不久只三四年遂令當輸者皆折價輸錢陸贄奏議具在可見也徽州唐歙州也有水可通浙江而港洪狹小閱兩旬無雨則舟膠不行以此人之於秋苗額中量州用米數許於本色外餘盡計米價準絹價令輸以代納苗以便起發也而苗絹無定額吏得出入爲姦乾道丁亥趙德莊爲江東漕

問所委予曰徽吾桑梓也稅額之重居田收十之六也自五代楊行密時已如此今難減矣而惟有司年年於法外多科此即可以檢輕令毋爰取也趙曰予畧知其似矣徽之苗米本州全得用不起一粒已自優如他州矣而不知起發苗絹即是計米輸絹也觀德莊此言已是爲吏輩先言所入矣予但悵然因與之詮道曲折始歎程琳之爲達識也琳爲三司時有建議者患二稅色目多欲并爲一以便稽檢琳獨不可曰今并其入而沒其名他日姦人拈取舊目曰昔嘗取而今漏檢者遂成添稅一重也此即徽之苗米

藏於秋苗絹之類也程公達識也哉

黜責帥臣亦降召命

凡今爲帥者不問文武雖以罪罷亦降召命未知始於何時或言此制爲武臣握兵者設而槩以用諸文臣使不爲兩體耳乾興元年曹偉本字該避任眞定都部轄本字該諱責授容州觀察使知萊州丁謂疑其不受命詔河北運使韓億馳往收其兵既而曹得責命即日上道則是此時大帥徑加責徙遂不託名爲召矣又建隆二年孫行友鎮定州欲據山寨以叛　太祖命武懷節會鎮趙之兵僞稱巡邏直入定州出詔示之行友聽命削官爵禁錮之則又不以召罷也

[illegible]前賦云王鮪鱠鮐何此膳評本引菜冥筆衡云揚廷秀舉河鮐所原起古亦未有見載叔在尤延之曰吳都賦曰王鮪鱠鮐刻淵林注[illegible]魚云狀如蛜蛜大在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里有黃文情者毒雅小獺及大里不敢餘之蕪虞餘之肥美豫章人珍之以是致之河魚莫肥白于此逢秀拾祀之年拜因準云延之真知府也

熙寧　行詔

書至祥符止許帶禮部韻　景祐五年舉人見有落解經生唐突自此遂只許解元見　聞喜宴錢熙寧

藏於秋苗絹之類也程公達識也哉

黜責帥臣亦降召命

凡今爲帥者不問文武雖以罪罷亦降召命未知始於何時或言此制爲武臣握兵者設而槩以用諸文臣使不爲兩體耳乾興元年曹偉（本字該避）任眞定都部轄（本字該諱）責授容州觀察使知萊州丁謂疑其不受命詔河北運使韓億馳往收其兵既而曹得責命即日上道則是此時大帥徑加責徙遂不託名爲召矣又建隆二年孫行友鎮定州欲據山寨以叛　太祖命武懷節會鎮趙之兵僞稱巡邏直入定州出詔示之

行友聽命制官爵禁錮之則又不以召罷也

左太沖吳都賦云王鮪鯸鮐何此曉評本引葉寘筆衡云楊廷秀舉河鯸所原起古亦未有見載叔在尤延之曰吳都賦曰王鮪鯸鮐知淵林注鯸鮐云狀如蝌蚪大在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餤之蒸煑餤之肥美豫章人珍之以是致之何時莫明白于此遂秀拾祀之年拜因陳云延之真出府也

熙寧　行詔

書至祥符止許帶禮部韻　景祐五年舉人見有落解經生唐突自此遂只許解元見　聞喜宴錢熙寧

藏於秋苗絹之類也程公達識也哉

黜責帥臣亦降召命

凡今爲帥者不問文武雖以罪罷亦降召命未知始於何時或言此制爲武臣握兵者設而槩以用諸文臣使不爲兩體耳乾興元年曹偉本字該避任眞定都部轄該本字諱責授容州觀察使知萊州丁謂疑其不受命詔河北運使韓億馳往收其兵旣而曹得責命卽日上道則是此時大帥徑加責徙遂不託名爲召矣又建隆二年孫行友鎭定州欲據山寨以叛　太祖命武懷節會鎭趙之兵偽稱巡邏直入定州出詔示之則又不以召罷也

行友聽命削官爵禁錮之

萬壽觀

端拱造上淸宮慶曆二年火止存壽星殿因葺爲觀大中祥符元年造玉淸昭應宮至天聖七年災止存長生及章獻本命殿因葺以爲萬壽觀東宮記

舉子稱習進士

同進士出身始太平進士出身始祥符諸州助教始

熙寧　御試不黜落始嘉祐四年　舉子前此許挾書至祥符止許帶禮部韻　景祐五年舉人見有落解經生唐突自此遂只許解元見　聞喜宴錢熙寧

始賜　蘇紳父仲昌生紳十九年解入京始父子相
識　景德二年契丹犯河北特推舉人恩
令甲令丙
後漢肅紀詔令丙箠長短有數注前書令有先後有
令甲令乙令丙
郊後謝太乙宮
天聖五年劉筠言南郊朝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又
宿齋于太廟一日之內陟降爲勞請罷朝饗玉清昭
應宮竢郊祠畢行恭謝之禮從之實錄
初禁礬

天聖六年用齊宗矩言巡捉私礬如私茶鹽法實錄
諫官不兼他職
天禧元年始詔置諫官六員不兼他職首以魯宗道
爲之實錄天聖七年
諫官始得面論事
是時諫官章須由閤門進又罕得對者魯宗道請得
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爲故事同上
郎中致仕與一子官
郎中已上致仕與一子官天聖四年
帶館職出外

以館閣校勘王琪簽書南京留守判官公事故事館閣校勘無出外者以留守晏殊所辟特許之天聖四年

枌榆

漢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長安記臨潼縣

張公嘆酒李公醉

則天時讖謡曰張公嘆酒李公醉張公易之兄弟也李氏言李氏不盛也

參知政事知外郡

乾德中蜀平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成都參知政事知外郡出權藩府自此始

監司

漢置刺史察州成帝綏和元年更刺史爲州牧光武復爲刺史隋初雍州置牧餘州並置刺史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名存而實廢唐武德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神龍分天下爲十道道置巡察使二人景雲改置按察使開元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

女樂隸太常

隋大業六年以所召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
博士弟子以相傳授

納錢度僧道

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
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

江南丁口錢

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徐知誥秉吳政宋齊丘說
徐知誥請減丁口錢從之由是江淮曠土盡闢桑柘
滿野國以富強

收茶征聽民自賣茶

馬殷據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
其征以贍軍殷從之 紀事十八

驛券出樞密

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唐明宗天成二年伶圜以宰相
判三司安重誨爲樞密使請館券從內出圜與爭於
上前宮人問上知爲宰相曰妾在長安中未嘗見宰
相樞密事敢如此者蓋輕大家耳上不悅卒從重
誨言圜罷 按國初每給驛券皆樞密院出頭子令
三館中有藏 太祖御書帝翰有親與決者即其來
已久矣

內中

漢紀元封二年甘泉宮內中產芝注內中謂後庭之室也

新亭

丹陽記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案此所言乃王導正色處則凡晉宋間新亭已非吳時新亭矣

三司使

置使自後唐張延聖祖名諱始本傳

方鳩僝功

說文人部釋僝曰具也從人孨聲讀若汝南潺水虞書曰旁救僝功士戀反與今書文不同而孔安國以鳩爲聚則本文誠爲鳩不爲救矣不知許孔孰爲眞也

馬步殿三司

五代康義成傳贊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云云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之名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豈歐公時未有三司耶

父子同省人以爲非

五代豆盧革傳革與韋悅俱爲莊宗相二人各以其

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遽改他官

避親

舊唐職官志吏部下凡同司聯事勾檢之官皆不得注大功以上親按此卽知有職掌相涖者應避

直學士

唐初定制以五品以上官爲集賢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今六閣學士直學士高下必踈此爲別

元祐入仕數

今特奏名進士諸科約八九百人一郊子弟奏補得二三百人同上

丞郎

唐稱丞郎謂尚書左右丞及尚書侍郎輩也今人多承丞郎之語文字間便以寺監丞郎當之誤也唐劉寬夫傳八五寶曆中寬夫爲監察御史言以王府官攝祠位輕乞以尚書省左右丞侍郎通攝又潘孟陽傳爲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才而位丞郎使吾憂之焉道曰宰相之權吾初入能用人爲丞郎官耳

寄祿官階官

政和三年勑特進至承務郎爲寄祿官承直郎至迪

功郎爲階官按元豐未改官制以前如朝奉將仕承
務之類別名階官皆須在職遇郊始得加之自元豐
制行旣不以京朝官如正字三丞列曹郎官之類爲
寄祿官遂取唐世承務朝議之類增廣比序以爲磨
勘遷進之則因以寓祿而　神廟時未改州縣椽官
簿尉之類其元豐三年改定新制詔曰今推本制作
參酌損益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
切罷去而易之以階此時未分寄祿與階官也至政
和六年以　神宗官制有未暇盡改者如選人有帶
知安州雲夢縣事而實往河東轉運司管幹公事者

消亂莫甚今選定選人七等之制如易留守節察判
官爲承直之類凡七階立制旣定以特進至承務旣
名寄祿始以新定選人七級名爲階官以別於舊寄
祿官稱今人槩謂非職掌者爲階官不詳攷也

京朝官實封劄子

三朝聖政錄　太宗許京朝官實封劄子於閤門上
進

元絳知頴州使服學士金帶如舊

臨安志元時從翰林侍讀參知政事出據此即因不得
服參政帶矣而學士帶亦不該服其服學士帶特恩也

舉官連坐自謝濤始

濤真宗時爲巡撫益利兩路使回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以爲多乃陳諸吏治狀而願連坐奉使舉吏連坐自濤始

摘文堂

強淵明宣政間爲翰林學士承旨上爲增廣直廬書摘文堂牓以寵之臨安志云出本傳

吳越改元

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書辛卯乃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寶太元年羅隱記修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臨安志以此知吳越雖云稟中原正朔既後唐長興同光年號與其寶正寶太同歲而名不同知吳越自嘗改元審矣

裴延齡科草

陸贄奏度支以稅草支用不免令京兆折今年和市草一千萬束每束草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公私兼濟贄奏每年稅草不過三百萬束令入城輸納只二百三十萬而已今既加在宗廟諱約計百里搬運已當三十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徑以每束限爲二十五文十卷

預買

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預買紬絹始於此

東記 九

周田畝數

通典古雍州卷曰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一廛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

羨道墓誌

南史二十三裴子野傳子野弊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

隱所撰使範

台鈞衡

節使未有平章事卽不合稱台階台造鈞慈鈞造不兼郡牧亦不合著某官衡上事後早晚兩衙 右出李肯

聖節進馬

人主誕節宰臣舊例進衣一副元和七年李吉甫固恩澤別進馬二匹賜通天犀帶以答之 唐會要節日門

誕日設齋用樂

開成五年以六月十一日爲慶陽節天下州府常設
降誕齋行香京城内宰臣與百官就大寺設僧一千
人齋仍許量借教坊樂官充行香

入兩閣門吉凶異制

天祐二年四月勑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
東上閤門或遇奉慰即開西上閤門永爲定制

差考試道卒有恩澤

衢州西安令宋宏以使牒考試它州在道遭水禍以
死其子拯以父死職事推恩補太廟齋郎蘇子容集

簽樞

石熙載平梅山蠻入爲尚書兵部外郎充樞密直學
士歲中以本官兼職同簽書樞密院事簽書院事自
公始也蘇子容集

臨奠已罷執政

熙載爲密使乞解政除右僕射太平興國九年薨太
宗即往臨其喪近世執政既罷而卒卓駕臨視自公
始同上

改劭字

文帝生元凶劭初命之曰劭在文爲召刀惡之改刀
爲力

納陛

尊者不欲露而升陛鑿厥基際爲陛納之霤下不使露也王莽傳

四川總領財賦結總領在四川上

建炎閒軍遽須財典計之臣不暇盡如常制遂倣河北陝西路法置都轉運使通領數路以侍從爲之其結銜不爲都運者則直以從官總領其路某路財賦後至紹興三四年閒始以郎官總領江西或江東財賦則今總領之始矣紹興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汪勃言四川既已休兵可罷都轉運使歸其職於宣司宣司既興兵又總財賦則爲非是乞卽宣司置四川總領一司應辦宣司錢糧盡用其言其年十一月十八日除趙不棄爲之初降指揮以四川宣撫司總領財賦爲銜至其命詞給告則結銜曰總領四川財賦是初時使爲宣司屬官已而返來總領宣司財賦也是時鄭剛中爲宣撫使既見不棄全銜結總領於宣司之上迺始驚疑而知其有異矣此蓋秦丞相微機或者云不弃有請而秦從之用日曆撮攷

當講官口義

今講日講官以所撰講義進講卽講筵內侍收掌紹

興十三年正月王普奏其父在建炎元年爲講官講孝弟仁之本合上意退批早來講義即今進入普仍言故事次日方進今此即日促進非常儀也

不兼經筵遇講讀即赴

熈寧二年召中丞呂公著赴經筵公著以臺臣侍講不兼經筵職遇講讀即赴如此即侍講之與經筵異耶是年十月翰林學士范鎮兼侍讀鎮前爲侍讀學士及還翰林即落侍讀至是雖復侍讀而不兼學士長編據日記所載如此詳此當是以翰林侍讀學士或天章閣待讀學士等爲經筵而以單帶侍讀講爲

此下有爵公士選案黃紙立仗馬三則

講讀所耶

知州不該舉京官職官即令通判舉

熈寧三年詔諸路知州軍不該舉京官職官處令通判舉長編存疑云不知州軍何故不該舉予案元立舉官格須舉主是某官已上恐是知州軍官未及品耶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二 丙寅七月十八日校定

唐世境疆

元稹樂府注長安西門開元時立堠名萬里堠書其國西疆境曰西至安西都護府九千幾百里具云其實萬里征戍者遠之乃減其數使不盈萬此積之說然也唐書地里志摠載唐極盛時地理曰東極海西至焉耆東西九千五百里大舍東西言之僅為九千餘里安得自長安西而盈萬里者哉

爵公泉南有家本無續於此

國史許瓊傳開寶五年澶密等州各奏民年八十以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士翰林學士汪藻

先世有號爵公者汪謂五代間得此爵恐或便在此開寶間也

選案黃紙泉南有家本無續於此

中書令傅察（亮）以蔡光宗廟諱為吏部尚書語録尚書徐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相委蔡光宗廟諱曰我不能為徐干木英宗廟諱紙尾遂不拜選案黃紙録尚書與吏部連名故言書紙尾矣案此則宋時文書已用黃紙唐高宗時始令凡敕書皆黃紙則不獨選案得用也葉石林言太宗時敕以用黃紙不知何所本也

立仗馬泉南有家本無續於此

司庫進馬六人　尚乘以厩馬八匹分左右廂立於正殿側宮門外候仗　天寶八載李林甫罷十二載楊國忠復

卷之三

文類
韓文用古法
古文相似
大體
月旦十五日
不徇于素
賽越王神文
主在與在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鄒　渼校

先天

古語相襲

仁者必有勇

碑碣

不遷怒

文類

韓文用古法

韓愈原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語脉本自易出易曰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也項羽傳曰聞大王不聽不義注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也

古文相似

洪範曰于時厥庶民錫汝保極言民以其保極者報

答人主建極之施也洛誥曰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言成王不能察知人情則是以多事遺我也光武謂劉盆子曰待汝以不死陳後山曰報以永不援皆一格也

大體

班固曰賈誼通達國體文帝策賢良曰明於國家大體說者不能明言其如何爲體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至於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箱篋而不知大體竊爲陛下惜之夫簿書期會體之小者也移風易俗乃其大者故曰大體也又曰國體者體如人之有體焉四支與身皆體也又作屋作文皆有大指如曰辭尚體要是也

月旦十五日

韓退之弔武侍御文曰月旦十五日出其衣珥拜之夫不言朔望而變言月旦十五日其語脉有自也

魏武帝遺令曰夫人着銅雀臺上施八尺床總帳朝晡上酒脯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曹公此語卽韓公之所祖也月朝者一月之朝卽朔日也兩都賦正旦爲三朝日之朝月之朝歲之朝也以朔旦爲月朝而

於月望則變文爲十五日其語出此乃新奇也南史
孝義傳王文殊父沒於魏文殊立小屋月朝十五日
未嘗不北望長悲

不愆于素

柳子厚梓人傳述其作室之撫曰不愆于素左氏哀
元年楚子圍蔡里而栽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
杜注曰本計爲畢九日而成

賽越王神文

李商隱樊南集賽越王神文曰今來古往常教威著
越城萬歲千秋勿使鬼歸眞定此卽模韓文羅池碑
詞也其詞曰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歲萬歲兮侯
毋我違玉谿生自言其文體之所從來則已曰時人
目爲韓文杜詩也

主在與在

袁盎論社稷臣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
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
如勃等坐視非劉而王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
予以爲非也與讀如預方主之存也吾固預同其存
主如喪亡吾亦與同其亡終不肯獨存其身也絳侯
當劉氏不絕如帶之時顧惜軀命不能救正是獨存

其身而不顧社稷之危亡故雖幸有功第可名爲功臣而不得名爲社稷臣也陸贄論救婁公輔也曰位列朝廷任當宰輔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正是此理也故知如淳之說未通也唐世諸儒有學有守者吾得二人焉魏徵陸贄是也取其奏讀之其理悉與經合學能發古吾故敢云爾也

先天

易曰先天而天不違書曰自貽哲命又曰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莊子曰神動而天隨皆一理也天下事孰有非天理之自然者乎而天安可先也曰惟其處心與天相似故意舉於我事應於彼比次而言之則倡之者人也應之者天也神動而天隨語最要也

古語相襲

宋子京贊尉遲敬德曰桑蔭不徙而大功立語甚新矣然葛洪抱朴子已嘗言之曰文王之接呂望桑蔭不移已知其可師矣抱朴子之言近也戰國策馮忌之言曰堯舉舜於草茅之中桑蔭移而受天下則其語有所自來矣項羽王沛公於南鄭沛公怒蕭何諫曰夫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信於千人之上者湯武是

也太公六韜嘗曰文王尚疾岐小太公曰屈一人下伸萬人上聖人自行之然則何之語又本太公也翟公追恨爵羅及其復用題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說苑已有此語矣禪家嘗譏學道而不知其方者曰長安在西東向笑桓譚新論亦已言之曰里語云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而笑

仁者必有勇

舜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此其賞中有仁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是其罰中有仁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喜中有仁也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怒中有仁也故仁者之勇藏於無事之日而見乎不可不發之地仁主慈義主勇慈者所向皆在所愛勇者所向人不可禦他人非無勇也棖也欲焉得剛資本不仁爲欲所蔽則其剛也決不能遂也若夫剛毅木訥本不爲仁其平時則質直而訥鈍遇事則剛果而猛毅惟其無欲故有不可牽制之象是爲近仁也近者言其氣象似之也然亦不可信以爲誠仁故特曰近之而已而又謂勇者不必有仁也若夫仁以爲已任者則不然矣造次顛沛不肯與仁相舍則遇事而前必達其欲不可阻挫也如舜之所好者生也四凶或

此下有墓石誌一條

敗吾生則明以不仁誅之雖禹方任用不能救鯀也文武之怒未嘗妄興直待天下皆忿不復可以容忍乃始應之其怒一發必使害仁者去此其所以一怒而天下遂安不待再舉也

碑碣

後漢傳十三方者爲碑圓者爲碣

不遷怒

左氏范武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

易者實多宣十七年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三

墓石誌泉南有家本無續於此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云云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墓之有誌不起南朝王儉然西京雜記所紀制度多班固書所無又其文氣嫵媚不能古勁疑即葛洪為之

此下有墓石誌一條

敗吾生則明以不仁誅之雖禹方
文武之怒未嘗妄興直待天下
乃始應之其怒一發必使害亡
而天下遂安不待再舉也

碑碣

後漢傳云方者爲碑圓者爲碣

不遷怒

左氏范武召文子曰癉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

易者實多宣十七年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三 十六夜校

墓石誌泉南有家本無續於此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云云及死命刊
石埋於墓側墓之有誌不起南朝王儉然西京雜記
所紀制度多班固書所無又其文氣嫵媚不能古勁
疑即葛洪為之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四目録

卷之四

詩事

蝶粉蜂黃
取日虞淵
斬無極
吳越分境
蒲萄緑
水落魚龍夜
山空鳥鼠秋

荆州爲南京
東坡用杜詩
張籍後不盲
火齊
木難
酒浮蟻
評詩
莫射鴈
春風不度玉門關
會意
天闕象緯逼
唐史記杜甫死誤
劉禹錫蘇子瞻用孔子履事
思古刺今
沙河塘
鳳池鵝
玉魚葵地
端午飛白扇
竹批雙耳峻
筍根雉子

乞爲奴
有鞭不施安用蒲
金盤出人間
半夜鐘
小却置之白玉堂
蹄間三丈
玉衣晨自舉
村
騎白鳳
橫海鱗
冰柱雪車
盧仝茶詩
使君公
帕頭讀道書
三句一韻
嘍
續詩事
天子呼來不上船
羅趙
萬壽白雪杯

半段鎗
桃李喻所薦士
壻乘龍
金釵十二行
婁豬艾猳
麻沒橐駝
何遜梅花詩
金斗
萬壽三元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四目錄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渼校

詩事

蝶粉蜂黃

嘗有問予周美成詞曰蝶粉蜂黃都過了用何事予曰記得李義山集有之李酬崔八早梅曰何處拂胷資蝶粉幾時嗔額藉蜂黃又贈子直花下曰屏緣蝶粉窓油蜂印黃周蓋用李語也

取日虞淵

呂溫贊狄仁傑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淮南子天文訓第三曰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至於悲谷是爲晡時至於虞淵是謂黃昏溫蓋言仁傑復辟如取夜日而復諸晨朝也

斬無極

坡詩曰屬鏤無眼不識人楚國何曾斬無極無極費無極也蓋言譖死伍奢者無極也而屬鏤之劒乃不能以及無極案昭十七年楚令尹子常殺無極則無極終遂不免也

吳越分境

唐僧詩曰到江吳地盡對岸越山多陳後山曰聲言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善謔者曰此杭越堠子詩也其謔亦有理然以後山之博而於杭越二州分境亦隨世傳言之似未諦審也案國語越雖爲吳所侵棲之會稽然其國境北至禦兒禦兒今嘉興縣禦兒鄉亦曰語兒也勾踐伐吳用禦兒人涉江駐此江松江也襲吳勝之夫禦兒之人越王得以爲用則禦兒之人素隸越籍審矣則吳境何嘗抵江也耶

蒲萄綠

李白詩遥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醱醅錢希白

南部新書曰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萄種於苑中并得酒法仍自損益之造酒綠色長安始識其味太白命蒲萄之色以爲綠者本此也蒲萄酒西域古已有之而中國未見故漢人一斗可博涼州也

水落魚龍夜

水經汧水出小龍山歷澗注以成淵潭漲不測出五色魚俗以爲靈莫敢采因謂龍魚水自下亦通名龍魚川

山空鳥鼠秋 杜詩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禹貢謂導渭自鳥鼠同穴者也 水經

荊州爲南京

上元元年九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爲江陵府二年九月停四宮及江陵南都之號寶應元年復爲南都老杜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

東坡用杜詩

東坡謝賜御詩叙陝西戰勝曰已覺談笑無西戎老杜觀安西兵曰十卷談笑無河北

張籍後不盲

韓愈贈張十八助教云喜君眸子重清徹携手城南

歷舊游則張之目疾後嘗復舊也

大齊

天竺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紗縠之重據此則老杜謂大齊堆金盤誤以火齊爲珠也太平寰宇記

木難

木難出趙烏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曹子建詩曰珊瑚間木難

酒浮蟻

曹子建七啓注曰釋名曰酒有沈齊浮蟻在上泛泛

評詩

詩思豐狹自其曾中來若思同而句韻殊者皆象其人不可強求也張祜送人游雲南固嘗張大其境矣曰江連萬里海峽入一條天至老杜則曰窓含西嶺千峯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又曰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以較祜語雄偉而又優裕矣

莫射鴈

牧之獵詩曰憑君莫射南來鴈恐有家書寄遠人沈存中用之作拱辰樂府曰彎弓不射雲中鴈歸鴈而

今不寄書

春風不度玉門關

唐王渙之與王昌齡高適飲于旗亭有伶人唱兩詞皆昌齡詞也昌齡奪其同游遂書壁以記曰二絕句矣渙之指雙鬟令唱曰脫是吾詩子等當拜床下鬟唱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辭也渙歎欲二子東坡詩曰固知無定河邊柳得共中原雪絮春豈來其意耶然點換精巧踰渙之矣王渙之語出薛用弱集異記在諧家雜說中

會意

陶詩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本只賞菊而山忽在眼故爲可喜也池塘生春草若只就句說句有何佳處惟謝公久病起見新歲發生故可樂耳柳惲南史傳十

八

詩曰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蓋亭皐常時遠望木常遮山今秋至木葉皆脫而又有飛雲焉其思致恢遠故可喜也王融少所許可特愛此句因云可以行遠此非爲其語工也意到也

天闕象緯逼

杜詩天闕象緯逼王介父曰闕當爲閶非也水經紀穀水曰漢官典職曰僊師去洛西四十五里望朱雀

闕其上鬱然與天連明其峻極之至也白虎通曰今閶闔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

唐史記杜甫死誤

本傳云杜以永泰二年卒於耒陽詩中乃云大曆二年調玉燭案代宗永泰二年十一月改元大曆以曆求之則永泰二年歲在丙午而大曆二年歲在丁未是子美不卒於永泰二年也蘇子美集末亦嘗言之

劉禹錫蘇子瞻用孔子履事

東坡跋歐公家書曰仲尼之存人削其迹夢奠之後履藏千載劉禹錫佛衣銘曰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東坡語意或因劉耶然其作問處不如東坡脉貫也

思古刺今

甯戚飯牛歌曰生不逢堯與舜禪則太斥言矣杜牧曰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澹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一麾而出獨望昭陵此意婉矣

沙河塘

潘洞浙江論云胥山西北舊皆鑿石以爲棧道景龍四年沙岸北漲地漸平坦桑麻植焉州司馬李珣始

開沙河水陸成路事見杭州龍興寺圖經胥山者今
吳山也吳山有廟相傳其神伍子胥故也又州圖經
云塘在縣南五里此時河流去青山未甚遠故李紳
詩曰猶瞻伍相青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也景
龍沙漲之後至于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鐵幢今新岸
去青山已逾三里皆爲通衢居民甚衆此圖經之言
也及今紹興間紅亭沙漲其沙又遠在青山西南矣

鳳池鵝

晏丞相嘗籠生鵝餉梅聖俞聖俞以詩謝之曰昔居
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丞相
得詩不悅其後有宣州司理者以鵝餉梅蓋蒸而致
之故梅詩曰昔年相國籠之贈今日參軍餉以蒸一
咀肥丰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與詮其意趣是先一
詩去時有摘語以間者故追言與謗也 梅集四 十五

玉魚葬地

杜詩曰昨日玉魚蒙葬地韋述兩京記含元殿成每
夜有鬼云我是漢王戊太子葬於此死時天子歛我
以玉魚一雙改葬果得玉魚

端午飛白扇

坡詩曰一扇清風灑面寒應緣飛白在毫端唐會要

三十五曰正觀十八年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蝶龍等筆勢驚絕謂長孫無忌等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朕今反是賜君白羽扇二枚庶對清風以增美德

竹批雙耳峻

杜甫詩云會要正觀二十一年骨利幹貢良馬太宗名爲十驥仍叙其奇曰耳根纖銳杉竹難方

筍根雉子

杜詩二十二筍根雉子無人見沙上鳧雛旁母眠雉子雉雛也見者現也言筍根草密雉雛可以藏伏候無人時乃始出現蓋以有人無人爲出沒之候也說者乃以雉爲稚則是以人屬言之而爲稚幼也矣稚兒須人扶將何爲自藏竹根無人乃見也此全無意味也若用下句儷而求之則鳧雛恃母而安睡與雉雛畏人而不輕出其理一也又如杜之別章曰共醉終同卧竹根言傾銀注兎兎銀之奢宴固不侔矣然要其極致則飲期於醉耳初飲時用器固有兎銀之異及其醉也固有並竹而眠不復知其始時銀兎之別也或者謂以竹根爲飲器則上下文皆不貫

乞爲奴

杜詩不敢長語臨交衢但道困苦乞爲奴南史齊武
子眞明遣綬之子眞走入床下叩頭乞爲奴贖宛不
許本傳

有鞭不施安用蒲

崔景眞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常垂一蒲鞭而未嘗用
東坡送彭州詩曰有鞭不施安用蒲祖思傳

早時金盌出人間

杜詩早時金盌出人間南史沈詢行經漢武通天臺
爲表奏之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
間

半夜鐘

夜半鐘聲到客船或疑半夜非鳴鐘之時非也南史
丘仲孚傳好讀書常以中宵鐘爲限僧語亦云分夜

小却置之白玉堂

後山上蘇公詩曰小却置之白玉堂宋武帝疾戒太
子曰謝晦甞欲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志必此人也
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出南紀

蹄間三丈

杜詩曰蹄間三丈是徐行史記陳軫曰秦馬蹄間三
尋

玉衣晨自舉

杜詩玉衣晨自舉平帝紀乙未義陵寢神衣柙中丙申旦衣在外床上寢令以急變聞

村

古無村名今之村卽古之鄙野也凡地在國中邑中則名之爲都都美也言其人物衣製皆雅麗也凡言美者曰都曰子都都人士車騎甚都是也及在郊外則名之爲野爲鄙言其樸拙無文也曰鄙者如列子自謂鄭之鄙人是也故古語謂美好爲都麤陋爲鄙本此爲義也隋世已有村名唐令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則村之爲義著矣故世之鄙陋者人因以村名之東坡詩王定國曰連車載酒來不飲外酒嫌其村

騎白鳳

東坡雪詩鵝毛垂馬鬣自怪騎白鳳北夢瑣言五卷曰沈詢侍郎除山北節使誦曹唐游仙詩云不知今夜游何處自怪身騎白鳳凰

橫海鱗

謝世基與謝晦謀叛被收世基爲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東坡送劉貢

父詩曰安得北溟池養此橫海鱷

冰柱雪車

劉義聞韓愈接後進步歸之吟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又自有集此二詩正爲集曾冰柱者謂雪凍而有冰如柱也其語曰簷間冰柱削出交加終篇之意皆譏成壞無常也至落句則曰我願天上回造化藏之韞櫝韜之生光華雪車詩大意曰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馬盈道載玉屑藏之以御炎酷不知車轍血點點盡是農夫哭

盧仝茶詩

盧仝謝惠茶詩歷叙一盌至六盌皆有功用蓋淺深不同耳其誇茶力至曰既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欲歸去案溫庭筠採茶録天台記冊丘出大茶服之生羽翼又茶譜記蒙山中頂茶效曰若獲四兩服其一則祛疾二即無病三即換骨四兩即爲地仙有僧信其言僅獲一兩服之病差容貌若三十許人眉髮緑色然則謂茶能輕身可爲飛仙唐世通有其傳非仝出意自爲怪奇也

使君公

東坡離徐州詩曰父老拜馬前請壽使君公君即公

也語似重出今見白樂天集卷十五送劉江州曰遥見朱輪來出郭相迎勞動使君公坡蓋用白語云

帕頭讀道書

張津爲交州刺史好鬼神事嘗著絳帕鼓琴燒香讀道書故東坡詩曰絳帕蒙頭讀道書

三句一韻

元結浯溪頌每三句一更韻此秦皇會稽頌德之體也其體少有用者元好古特法之其辭亦瑰傑相稱也

噎

氣逆而噴涕則爲噎詩願言則噎是也

續詩事

天子呼來不上船

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元宗泛白蓮池白不在宴皇歡既洽召作序白已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案此即杜詩謂天子呼來不上船者也或者謂方言以衣襟爲船誤矣本集

羅趙

三輔決録趙嚳羅暉能草張伯英嚳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同出東坡詩

羅趙前頭敢眩書

萬壽白雲杯

李義山集中漢南書事云陛下好生千萬壽玉樓長御白雲杯

半段鎗

唐傳十六哥舒翰吐蕃犯苦拔海哥舒翰持半段鎗迎擊所向披靡東坡議集句曰路旁拾得半段鎗

桃李喻所薦士

趙簡子謂陽虎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植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植蔾棘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爲今之所得者蔾棘也今世通以所薦士爲桃李者說皆本此唐人刺裴虔詩曰不栽桃李種薔薇荆棘滿庭君始知用此爲據也

壻乘龍

桓焉兩女嫁李元禮孫儁時人謂桓氏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

金釵十二行

梁劉孝綽莫愁詩莫愁十五嫁爲盧家婦盧家蘭室桂爲梁頭上金釵十二行人生富貴何所望愧不嫁與東家王詳此金釵十二行乃排插十二釵也唐制

命婦以花樹多少爲高下曰花釵若干也

婁猪艾豭

衛南子召子朝於宋太子蒯聵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豭注婁猪求子猪也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太子羞之因是欲殺南子不果出奔

麻沒橐駝

種麻以夏至十日前爲上時諺曰夏至後不沒狗或答曰但雨多沒橐駝曾直書其學子課帙曰大雨若懸河禾深沒橐駝用此

何遜梅花詩

初學記梅門載梁何遜早梅詩其警句曰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

金斗

顧渚茶録唐張文規爲湖守詩寄劉環中秀才云待醉烏程酒思斟平望煙雲金斗暗苔蘚石尊平

萬壽三元

宋沈約上皇太子壽酒奏分雅詩一曲曰百福四象初萬壽三元始拜獻惟亥職同心協卿士北極永無窮南山安足擬

卷之五

談助
漢馬負重
漢奏報疾
貢禹年七十一生子
鼓樓警盜
彭祖無八百歲
夷亭
湖州東門外上塘路

佛師老子
曹丕不爲侯必爲太子
將母同
桑無附枝
泉冽酒香
不颺
陛下
社君
五嶽眞君
武后稅浮屠
史記自牴牾
小小倉
警枕
粉盤
蠟茶
攝官奉使
信
逐鹿
浮橋
大葷

笠澤
内子
桐油
烏臼
穗子數珠
複名單書一字
壻之父爲姻
彌甥從母
從孫甥
硯
漢酒薄
稅契
騙馬
下官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五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渼校

談助

漢馬負重

趙充國傳辛武賢欲引萬騎出張掖充國曰一馬自
他駝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
兵器難以追逐案此而言若使一馬所負衣裝兵器
之外別有米麥一十石四斗馬力已恐難勝雖漢斗
差小然不可更容有人騎之而行也予嘗以此問軍

帥帥曰馬皆牽行至交戰時卸下他負乃始騎以接戰也

漢奏報疾

趙充國在金城奏邊事以六月戊申上七月甲寅得璽書報從所奏案金城距長安一千五百里七日之間一往一返中間又須付朝臣奏擬畧計其奏一日蓋行五百餘里也今赦書雖有日行五百里之文實不及數漢法之於邊事必加重於他事也哉

貢禹年七十一生子

貢禹爲光祿大夫乞骸骨曰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以年計之是年七十有一而生此子也武王之壽九十三歲當成王嗣位時十餘歲是武王八十而生成王也

皷樓警盜

元魏李崇令鄉保各置鼓及樓每一處有盜雙搥亂擊四面傳聲皆遮路收捕盜發輒得此亦善策然漢時已有其制矣張敞守京兆尹史書其政曰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後又書其去職而盜起則曰敞罷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然則此時京兆已用擊鼓爲捕逐之節矣至哀帝時鮑宣上書曰今民凡有七

亡其六曰部落鼓鳴男女遞迸亦其一也師古曰言無枹鼓之聲以爲有盜賊皆當遞列而追捕然則擊鼓追賊尚矣崇特舉而行之焉耳

彭祖無八百歲

史記楚世家帝嚳誅重黎以其弟陸終吳回生六子三曰彭祖彭祖氏商之時嘗爲侯伯商之末世滅彭祖氏亏以年數計之若吳回自帝嚳時已生彭祖至商末之世而彭祖猶在則彭祖之壽不啻八百年矣然亏詳其文既曰彭祖氏則不專指彭祖一身并其子孫皆包舉矣或其族壽數皆長不止一人也此如誤讀桃源記謂漁父所見者猶是初來避秦之人也王介父詩曰種桃食實薪桃者避秦之子孫也

夷亭

平江嘗有讖語曰水到夷亭出狀元傳聞日久莫知所起而夷亭本是港浦水到之說亦不可曉淳熙庚子浙西大旱河港皆涸海潮因得專派捷上直過夷亭來年辛丑黃由果魁多士由平江入也人謂此讖已應矣至甲午年衛涇薦魁焉人大異之亏問夷亭何以名夷雖其土人不能知也偶閱陸廣微吳地記

而得其說蓋吳閭閒時名之也閭閒嘗思海魚而難於生致廼令人卽此地治生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鯊其讀如想又玉篇說文無鯊字唐韻始收入也魚也故以夷名之吳地志仍有注釋云夷卽鯊之逐夷也熙寧四年郟亶奏言平江水利所記崑山支港有夷亭卽其地矣但以亭爲停當是傳訛耳

湖州東門外上塘路

海墅俞集九送胡武平解湖州詩曰始時繞郊郭水不通蹄輪公來作新塘直抵吳松垠詳此卽今城東堤路武平始築也

佛師老子

通典天竺門云浮圖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皆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徒屬諸家紀天竺事多録僧法明道安之徒傳記疑皆恢詭不經不復纂也

曹丕不爲侯必爲太子

御覽載魏武令有告子文曰沙等悉爲侯子亘（本字從木）獨不封而爲五官中郎將此是太子可知矣案觀志魏文帝丕操之長子字子亘（沙恐是宅王小名也）此言兄弟

皆侯而子木旦不侯可以知其必爲太子也

將母同

王戎問老莊孔子異阮瞻曰將母同不直云同而云將母同者晉人語度自爾也庾亮辟孟嘉爲從事亮高選儒官正旦大會褚裒問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裒歷觀指嘉曰將母是乎將母者猶言殆是此人也意以爲是而未敢自主也其指孔老爲同亦此義也

桑無附枝

贊月條桑釋者曰斫取其條而擷葉以用也今浙桑則然歲生歲伐率皆稠行低榦無有高及二丈者吾徽之桑則高矣必得梯葉乃可采不剪其條也春每氣應土脉欲動木津未上則相與腰刀相其良窳凡柯枝繁密而相翳者倒垂亂行而不上達者或又半枯半萎不善茁葉者率皆刪剔棄之不使分其正力俗語謂之剃桑言能剪惡存好也張堪守漁陽勸民耕種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夫桑枝以無所附著爲貴則是嘗加刪剪去而無有交戞相妨者矣古親蠶法有皇后采桑鈎若弁條列剥之則何所用鈎也左傳晉重耳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上而重耳不知也列女傳秋胡子見婦人采桑下車願託陰桑

下凡若此者皆是采葉不劙其枝也若并枝劙去則何緣有蔭也故剃桑之來古也

泉冽酒香

歐陽文忠公醉翁亭記曰酒冽而泉香及蘇文忠書其文於石乃曰泉冽而酒香若循泉酒本性求之則歐公本語恐是采用月令以出奇健也况泉清者無穢濁也無穢濁則酒清冽殆別自一理也

不颺

昭二十八年騣蔑惡注貌醜也叔向舉賈大夫射雉以方之而曰今子少不颺子若不言吾幾失子注顏貌不揚顯也漢田蚡傳蚡貌侵侵讀如寢寢即不颺也後漢正書貌侵貌寢裴度自贊曰爾材不長爾貌不揚蓋本此

陛下

戰國策秦語曰太子楚曰陛下嘗軔車於趙矣注陛下孝文王也即此時已有謂人君爲陛下者矣而陛下之稱乃對他人亦可用無嫌也韓退之詩曰曷不薦賢陛下聖亦其比也

杜君

司馬遷父名談故袁盎傳曰同子驂乘同子者趙談

也以其名與父同故避談書同也郭林宗本名泰范曄之父名泰故書其名爲郭太孔穎達疏書凡孔安國所注悉言孔君而杜佑通典杜預事言悉曰杜君

五嶽眞君

開元九年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祠是山林之神非正眞之神也敕五嶽各置眞君祠一所會要四十六

武后稅浮屠

張廷珪傳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司馬坂廷珪諫曰僧尼乞丐自贍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充非浮屠所謂隨喜者案此雖非鬻度亦計人數敷歛矣

史記自牴牾

朱建傳曰平原君建不預黥布謀反得不誅語在黥布傳中崔駰曰案布傳無此語

小小倉

王莽末鄧曄開武關迎漢莽將九虎中三虎保守京師倉曄攻之未下曄謂京師小小倉尚未下何況長安城

警枕

吳越王錢鏐在軍中夜未嘗寢倦極則就圓木小枕

或枕大鈴寢熟則欹而窮名曰警枕

粉盤

錢鏐置粉盤卧内有所記則書于中南史祖珽傳以銅筯浸醋中令青有見即睡中書記之

蠟茶

建茶名蠟茶爲其乳泛湯面與鎔蠟相似故名蠟面茶也楊文公談苑曰江左方有蠟面之號是也今人多書蠟爲臘云取先春爲義失其本矣

攝官奉使

本朝遣使而適外國多越班攝官如庶官借從官之類慮其體輕而假借使重也然亦有古文公六年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止之使以疾辭且曰果如林父之言夫先蔑卿也林父勸其以攝卿代行是此時嘗有位未至卿而攝卿以使者矣

信

晉人書問凡言信至或遣信者皆指信爲使人也今人以信爲書誤矣文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杜預曰執訊問之官爲書與宣子也則訊之與書明爲二事晉人之言有本矣兵交使在

其間故詩亦曰執訊獲醜也

逐鹿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以天下喻鹿語雖出於漢世然春秋有其語矣襄四年戎子支駒曰殺之師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人掎之與晉踣之則其語尚矣不獨是也六韜太公謂文王曰取天下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則逐鹿之說久矣不在漢世也

浮橋

橋必有柱浮橋以舟爲柱詩云造舟是也李巡注爾雅云比其船而度也郭云併舟爲橋六經釋文左氏昭元年

大輅

湖州人事廣德張王者不食豬肉言張王曾現身爲豬故弁剛鬣一牲避之不敢以祭亦不敢食陸德明曰鯀爲黃能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鱉亦此意也

笠澤

越伐吳軍于江南注吳子禦之笠澤江松江也

內子

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注卿之適妻曰內

子

桐油

桐子之可爲油者一名荏桐見本草衍義亨在浙東漆工稱當用荏油亨問荏油何種工不能知取油視之乃桐油也

烏桕

油可作燭者是衍義

梔子數珠

佛家貫患子爲數珠俗書患爲梔衍義則當書爲患字

複名單書一字者劉韶美名儀鳳守蜀郡嘗有公牘至省部單書一儀字亨在禮部見之以語同舍皆笑之定三年祝鮀舉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王若曰晉重衛武注重文公也武叔武也則複名而單書其一亦有古也

壻之父爲姻

晉荀寅之子娶范吉射之女故左氏定十三年曰荀寅范吉射之姻也注壻父爲姻

彌甥從母

對父之舅氏自稱彌甥彌遠也哀二十三年亦仍昆之義

也從母卽姨母也言於母爲從

從孫甥

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言與孫同也哀二十五年

硯

晉人最重書學然未嘗擇硯故石林曰晉之善書者不自研墨使人研之成漿乃以斗供其說不知何出北齊試士其惡濫者飲墨水一升在試而有墨水可及一升則石林之言信矣故東坡詩曰麻衣如再著墨水眞可飲用此事也唐以前多用瓦研今天下通用石研而猶槩言研瓦也至李肇國史補曰端溪之紫石硯天下通用則其時已用端石矣歙之龍尾硯乃江南李主所爲唐世未之見也見王中舍研譜

漢酒薄

王莽時酒一釀用麋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此酤賣之齊也用此數計之米麴通用三斛取酒三斛不啻也故漢世通米酒計之其米多而酒少者爲上尊也

稅契

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名爲

散估即今田宅報券輸錢之數也建炎時每券之直
及一千則其稅四十今爲百餘矣十一矣方滋建增
也

騙馬

嘗見藥肆鬻脚藥者榜曰騙馬冊歸檢字書其音爲
匹轉且曰躍而上馬已又見唐人武懿宗將兵遇敵
而遁人爲之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堦騙言蜀馬
既已低小而又臨堦尤能躍上始悟騙之爲義

下官

通典封爵門曰凡郡縣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宋孝
武建中始革此制不得稱臣宜云下官而已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五

十月十九日秋風頗有涼意

卷之六

談助
殿下
社公
豆粉餈
脾析
兵厨設廳
土山頭
簫寺

設厨
卷六目録

保長
呂溱
歐陽曄
孫明復
字以表德
寓名
潢匠
惟師會是百年人
拜
悔
蒸餅
下馬錢
回面避家妓
庶姓作揚州
祕書有競
鈴下威儀
被受
樂天知蘇州久方開宴
李娟
下檐得替例物

磔棄市
弔服
不識草書
唐憲銜使頭使下
水精宮奏天樂
語訛
樂府雜録
矢貫左右目
外賜
鄭玄牛識字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渼校

談助
殿下
蕭梁之制諸侯王之言曰今境内稱之曰殿下
人皆稱其國王爲殿下
社公
勾龍周棄爲社稷故曰食伐鼓於社責上公也今俗
猶言社公者上公之義也杜佑駁之云公者尊稱以

人葬社故曰社公主肅言社公爲上公俗言天公雷公豈上公乎

豆粉餈

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粉稻米黍米合蒸之爲餌今之米粉果也餅之則爲餈音茲即今人書爲糍恐餌餈粘故粉大豆以傅之糗熬大豆也即今人以豆粉傅餈也

胖析

牛百葉也同上百葉既爲牛脾而片片分析故云脾析也同上臨筆薦

兵厨 詼廳設厨

今人謂公庫酒爲兵厨酒言公庫之酒因犒軍而醞也太守正廳爲設廳公厨爲設厨皆以此也漢有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屯兵晉阮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之則亦兵厨之祖也

土山頭

韋述兩京記省郎有不歷員外郎而拜省郎者謂之土山頭果毅果毅兵官也言從兵士便作兵官也唐有不歷員外而徑爲省郎者或嘲之曰誰言粉省裏却有土山頭用此謔也其爲外郎者酬之曰錦帳隨時設金爐任意熏惟慚員外置不應列星文

蕭寺

國史補曰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帛大書蕭字至今一字猶在李約竭産自江南買之並洛建水亭自曰蕭齋按此則蕭寺者乃因蕭字而名也劉禹錫集二十九送如智法師曰前日過蕭寺看師上法筵則是槩以僧寺爲蕭寺恐不然也今人亦多誤用

保長

韓延壽守東海置正伍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

呂溱

呂溱舉進士爲天下第一涑水記聞云歙人也汪彥章亦云然歐陽公記溱父士元墓乃曰江陵人

歐陽曄

歐陽曄文忠之叔也乃教文忠讀書者六一文二十七

孫明復

石介爲弟子孔道輔見孫明復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魯人由是始識弟子禮

字以表德

西京雜記四卷曰梁孝王子賈從朝年少竇太后强欲冠之王謝曰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安可

强勉之哉後漢傳亦以字爲表德

竄名

王莽傳哀章作銅匱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師古曰竄謂厠著也本無其名而私寘名其中也今人以列名歌詩文記者亦用竄名字恐不美也韓退之則曰辭列三王之右有榮耀焉

潢匠

秘書省吏有裝潢匠廣韻引釋名云染書也又音潢

惟師曾是百年人

唐天寶間有眞上人者至杜牧之時其人年已近百歲故題其寺曰清羸已近百年身古寺風煙又一春寰海自成戎馬地惟師曾是太平人此意最遠不言其道行獨以其年多嘗見天寶時事也元祐間東坡典外制有百歲得官者曰繄此百年之故老曾爲四世遺民與此意合而皆有味杜外集

拜

許叔重曰拜首至地也甘棠勿剪勿拜三章皆曰勿剪剪者斷也勿拜則不止不剪且不敢屈其枝而垂之敬之至也孟子論天下易事曰爲長者折枝卽肢

體之肢與木枝一義則拜者折枝之謂也

悔

東坡奏議十四卷論知定州不得上殿曰自古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語矣

蒸餅

釋名曰餅併也溲麥使合并也蒸餅湯餅之屬隨形而名之束晳餅賦曰起溲牢九何曾蒸餅不拆作十字不喫蕭子顯齊書曰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麵起餅起者入教麵中（俗書教爲酵）令鬆鬆然也　本朝讀蒸爲炊以蒸字近　仁宗御諱故也

下馬錢

令狐楚傳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卻不取案此即今世郡守下馬錢也

回面避家妓

宋顏師伯豪貴王琨過之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傳授每至令置床上回面避之然後取（南史）

十三

庶姓作揚州

王景文或領揚州刺史辭明帝曰庶姓作揚州徐干木輩皆處之不辭

祕書有競

王敬洪之子恢之召爲秘書郎敬洪令求爲奉朝請與書曰彼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許之十四

鈴下威儀

晉書楊方爲郡鈴下威儀諸葛恢待以門人之禮案鈴下威儀殆今典客之吏耶覽四百四十三

被受

今人受朝命者或曰備受備言有司登載事目備具正吾得之也或曰備當爲被非備也此說有本南海尉任囂召趙佗被書行南海尉事杜佑曰被受也通鑑

百八十八

樂天知蘇州久方開宴

白樂天集二十一蘇州郡宴呈同僚曰下車已二月開筵始今晨以樂天風流詩酒而閱兩月方燕飲可謂知本末也已

李娟

李義山詩曰隨宜教李娟樂天集二十一霓裳詩曰妍蛍

優劣寧相遠大都只在人擡舉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教歌舞注娟態蘇妓也

下檐得替例物

介父送王介知湖州詩曰遥想郡人迎下檐下檐猶古之下車也會要六十九曰大中五年奏刺史交割及初到任下檐得替後資裝天下州郡自有規制自今後應刺史下檐什物及除替後資送錢物但不率歛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郡舊例

磔棄市

漢景帝罷磔曰棄市止令就死於市不磔磔者陳其

尸 通典刑法

弔服

溫公著論士夫弔喪可服公服案孔子謂羔裘玄冠不以弔則恐公服之說未穩北魏大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裴昭明往弔欲以朝服行事孝文遣成淹論執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羔裘玄冠不以弔童孺共聞昭明說屈乃借衣帽以申國命則夫吉服而弔似與夫子之說異也

不識草書

唐傳二十七李元道佐王君御名同音元道寄書於房元齡

君御名同音發其書不識草字疑其謀已遂及元道坐是流筠州

唐憲銜使頭使下

唐世節度觀察等使辟置官屬許理年轉入臺官至侍御史止其御史中丞須有軍功乃得轉入已上皆名憲銜所帶憲銜者得按本道州縣出李夷簡傳百二故宇文融括田多假御史以張其威出本傳其曰假者以正觀元年嘗有旨見任御史不得奏請任使故假其名以威所部也唐世既許在外爲使者兼帶憲銜故化外諸國世襲爵封者仍不廢削爲其習見不容驟削也是以交趾加恩至今猶帶御史大夫是其例也又唐制有使下御史謂仕於使幕之下亦猶帶郎中而爲使屬如杜甫在嚴武幕爲參謀而帶檢校工部員外郎是爲使下郎官也其又仕在使幕之下者既名使下故謂之使者名爲使頭也大中五年勑如聞江淮之間多有水陸兩路或使頭陸路卽隨從船行或使頭乘舟卽隨從登陸一道牒券兩處支供用今以後委出使郎官御史覺察唐會要六十一

御史周官也其初但掌天子所御之書故曰御史至秦漢爲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叔孫通新

定禮儀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是也通典二十四

惠帝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又置監御史出同上

漢官儀曰侍御史出督州郡盜賊還漕軍糧言督軍糧御史同上武帝之置侍御繡衣直指者出討姦猾理大獄而不常置隋煬帝始置監察御史十六員掌出使檢校庶會要七十八正觀元年勑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御史臺見任郎官御史更不得奏請任使通典七十二乾元二年勑令御史大夫克纘騎使令御史克判官唐傳一百二高元裕傳故事三司監院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

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是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隸本臺得專督察詔可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准太和七年勑諸道節度使下都押衙都虞候轉押衙兵馬使其序遷止於侍御史中丞以上官並須因立戰功方得奏請諸道團練已下萬人已上軍所奏請不得過殿中侍御史未有任御史

淳熙丁未高廟上僊有赴總護使司辟命者堂帖

稱使下某官一日會沈德遠德遠舉似大笑之爲今世俗之語以僕使爲使下故也予曰此固行帖者欲並古以爲之稱然唐時實有此制通奏檄皆嘗用之非今刱也案唐會要六十一曰大中五年勑如聞江淮之間多有水陸兩路近日乘券牒兩處祗供此銜使頭使下之文聚著一處者也若其他言使下者甚多蓋使頭銜使之人也首也使下者爲某使所辟而隸屬其下者也取其事之顯者而言之節度使者今之安撫使也安撫之屬有御史有郎官故朝列文移明曰使下御史或曰使下郎官以別於在朝之御史郎官也既嘗命使屬以爲使下故後人因緣命使下爲僕從如今人以僕從爲僕射及軍長爲司徒之類

水精宮奏天樂

遂州蕭翰林家乳母初生遭亂父母棄之有飼以松栢露者遂活能飛後因其父母以果栗食之與俱來之兒唱曰水精宮奏天樂可聽否踴欲飛又墮於地羣兒曰喫了俗物不能升矣遂爲乳母張君房逸史

語訛

難容州人去知無良縣容州加南字以其在南也無良縣饒州浮梁縣也難容無良皆不循謹之名也

此下有無恙一條

樂府雜録

瑟中有賀若乃文宗時賀若夷善琴也

矢貫左右目

王建將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建自舐其創膿潰鏃出

外舅

母之兄弟爲舅妻之父爲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鄭玄牛識字

白樂天詩鄭牛識字吾常歎注云諺云鄭玄家牛觸墻成八字五十六

此下脫六則別鈔

疇人

俗語以毛爲無

牛魚

箭括

交床

幘

題下皆注云泉

南有家本無續

於此

會心處不在遠

簡文謂華林園曰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間想

正朝酒從小起

李膺家録膺坐黨事與杜密荀翊同繫獄時歲日引杯曰正朝酒從小起膺曰死人所惡子無忝色

跋

先君文簡公嘗著演繁露一書泉南郡博士刊于泮宮歲久字漫覃侍伯仲氏家居遂以所藏繕本刻於家塾先君晚得閒寓里復爲續編近方鋟木覃自惟材謭識陋不能仰紹先世致知格物之學

手澤滿前徒泚顙流涕耳覃將指讓師敬携是板
留諸京口總所嘉定庚辰十月既望男覃敬書

又跋

右演繁露十六卷續集六卷宋族祖文簡公所著
公學博洽爲時所宗雖朱子亦加敬重舊本歲久
湮沒抄録又皆訛舛多失公之本旨因校梓以廣
其傳庶公格致之精不致淪泯俾後之人有所稽
式焉耳若夫著書命名之意已見于公自序矣顧
煦何人敢復贅云 嘉靖歲次辛亥夏六月既望
族裔孫煦頓首拜書于思泉精舍 續演繁露六卷終

二百九十一

無恙

今人問安否曰無恙說者曰恙草間虫名也故問安
者以無恙之言今按說文恙憂也至它詆何反條乃曰它
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右草居患它故相問無
它乎

疇人 泉南有家本無續于此

古字不拘偏旁多借同聲用之漢志疇人疑籌人也
從筭臂言之比籌列之疇於義為徑

俗語以毛為無 泉南有家本無續於此

後漢馮衍傳說鮑永曰更始諸將虜掠飢者毛寒食

手澤滿前徒泚顙流涕耳單將[illegible]
留諸京口總所嘉定庚辰十月既望[illegible]敬書

又跋

右演繁露十六卷續集六卷宋族祖文簡公所著
公學博洽爲時所宗雖朱子亦加敬重舊本歲久
湮沒抄録又皆訛舛多失公之本旨因校梓以廣
其傳庶公格致之精不致淪泯俾後之人有所稽
式焉耳若夫著書命名之意已見于公自序矣顧
煦何人敢復贅云嘉靖歲次辛亥夏六月既望
族裔孫煦頓首拜書于思泉精舍續演繁露六卷終

無恙

令人問安否曰無恙說者曰恙草間虫名也故問安
者以無恙之言今按說文恙憂也至它（託何反）條乃曰它
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右草居患它故相問無
它乎

疇人（泉南有家本無續于此）

古字不拘偏旁多借同聲用之漢志疇人疑籌人也
從筭臂言之比籌列之疇於義為徑

俗語以毛為無（泉南有家本無續於此）

後漢馮衍傳說鮑永曰更始諸將虜掠飢者毛寒食

者裸跣注毛草也太子賢案衍傳毛作無今裕語尤然或古亦通用乎耗矣哀哉注以耗為毛毛無也唐縯繙綽諧語以賜緋也魚代借毛為無則知閩人之語亦有本

牛魚泉南有家本無續於此

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其得否為歲占好惡蓋倣中國賞花釣魚而因以卜歲也近因周茂振使金酋賜之魚曰手所親釣者即金亦用遼制也王易燕北錄云牛魚嘴長鱗硬頭有脆骨重百斤即南方鱏魚也鱏鱘同本草既有鱘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海頭如牛則牛魚別自一種非鱘也若鱘魚正如鮎鱯通身無鱗既有鱗而硬即非鱏矣馮道使虜詩曰魯叨臘月牛頭賜使謂虜貞以牛頭賜之非也契丹主率以臘月打圍因敲氷釣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貞牛頭也

箭括泉南有家本無續於此

列子仲尼篇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御弦視之若一焉唐六典武庫令注箭制曰其本曰髇其旁曰羽其矢末曰括括旁曰疑恐是疑字書所謂往省括于

度則釋者矢之末分岐而御弦者是括也

交床（泉南有家本無續於此）

今之交床制本自虜未始名胡床桓伊下為踞胡床取笛三弄是也隨以識有胡改名交床胡瓜亦改黄瓜唐柴紹繫西戎據胡床使雨女子舞則唐史臣追本語以書也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床則又名繩床矣

幘語（泉南有家本無續於此）

冠服古今異制而苦無明着既其制不能明了則其所施用或當或否皆不可別識矣幘者冠不覆鬠之巾也史游急就章曰冠幘簪黄結髮顏師古釋之曰幘者繩髮之巾所以整亂髮也常在冠下或單著之為整髮者是也冠冕有旒崔豹古今注以為垂露則承露云者從籍冠言之也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如進幘服群臣皆隨焉庾凱醉墜幘机上以頭就穿取檀道濟被收脱幘投地皆顧師古謂或單著之者也若其人應著冠則以幘籍其下賤而執事則無冠單著幘也應仍漢官儀謂幘者卑賤不冠者之所

服是也董偃綠幘傳韝拜謁武帝令起趨東廂就衣
冠是也董仲舒止雨書曰亦曰執事者赤幘擊虞決
疑曰凡救日蝕者皆著赤幘以助隨之其皆賤者之
服也始有幘時未以覆髻但韜畏鬢毛使著冠時髮
不蒙面耳凡此言冠而及幘者其冠皆冕冕冒額故
必用幘以收髮也古冠冕得通言故也若單著既冠
之冠則露髮所無事幘也蔡邕獨斷曰元帝進幘但
遮覆額前壯髮尚未有巾也王莽頭禿使加巾其上
故俚語曰王莽禿幘施屋後漢書曰劉俠卿為劉盆
子制半頭赤幘漢書曰半頭幘即空頂幘其上無屋
故以為名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一枚空頂即半
頭也元帝時未有巾故東宮用空頂幘者本古也即
巾也有顏有屋則異乎空頂矣梁冀改易服制作庳
幘狹冠是異自改莽制損下其屋也董巴漢輿服志
曰古者有冠無幘秦以為武將首飾為絳幘以表貴
賤後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結之施巾連題却覆
之至文帝乃高顏續為之耳且從其屋貴賤皆服之
夫耳者結巾之角也巴謂從屋於文帝恐不及蔡邕
謂為始莽者的也董偃服庶人服故綠幘衛宏漢舊
儀也曰齋紺幘耕青幘漢官儀曰竭者著緋相幘大冠

皆隨事著色若東觀漢記載光武初起服赤幘賜段
頴赤幘大冠亦具孫堅為董卓所圍著赤罽幘漬圍
而出皆執事者單幘之證也夫止雨救日執事者皆
赤幘未必主為助陽也蓋漢以火王其在五德當尚
赤色故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是專漢制
也

明鈔本續演繁露六卷余從涵芬樓段得舊
為秦氏石研齋藏本有吳稷堂朱筆校字未知
所據為何本也余既得毛斧本季手校本前集
臨寫適又見此續集鈔本勘閱遂得此完成此
書可云幸矣校畢補佚文凡十四條錄之別紙每
條題云多記云泉南有家本無續於此則明鈔所

子學通友

出為宋時泉南刊本明矣 嘉定庚辰男覃京口刊板跋云泉南郡博士刊於津官

第不知京口刊板時何以脫失至十數則之多豈

泉南所刻當時已難覯耶佚文鈔附各卷其目

列於左方 丙寅七月十九日傅增湘記

卷一 永厚陵方中 臺諫官許与不許言事

卷二 唐興疆境 爵公士 選案黃紙 立仗

馬

卷三 墓石誌

卷六 無恙 疇人 俗語以毛為無 牛魚

箭括 交床 幘